



朝野會通

九

仁祖紀二

卷十

伊 2259 9



116
2259
9



子丙

朝野會通卷之二十

仁祖紀

十四年仁同府白大鶴南北結陣移時相戰固城地大中小
 石無數移行時有相搏之狀三月白氣一道自軋方起指天
 中漸轉東方夜白虹貫月流星出亢星入東方忠州馬生角
 星墮訓鍊院碎為七片大同江越邊鴨成群連日交戰咸昌
 恭儉池小鴨數十群分左右相戰楊花渡水淺舟不通似辛
 卯年○始用量田結數田稅差減內田各邑折半作木造米
木二尺半收米○左議政吳允謙卒允謙字汝益号楸學于
太一石木二尺成渾以蔭為平康鄭述以東伯廵到江陵曰平康自稱儒者
 簿書不及期會到彼吾必杖其縣監府使曰公到縣不問是
 非猝入杖之則可若與接話則不能杖也及到即招入舉止



朝野會通

端雅言辭詳敏方伯不覺心服引入內房促膝談理曰真金玉君子也及還江陵曰公言果然船游鏡浦恨不與平康同舟府使勸以公事招之更宴湖中盡歡而罷丁酉登第戊午麻母收議守正按關東修營山墓通信日本關伯例贈銀貨皆封真馬島手中只一箇袖投海中書狀李景稷携一寶刀亦投海中馬島後皆輸送銀貨光海命用於都監之後譯官稟李公曰以我為已死又問公曰以使臣直受為言不言國家取用聞者歎服以進賀赴京到皇城島遇風舟幾覆危坐題糖房曰一死已前定到此更何疑從容斂襟袖坐待盡命時公圃隱彌甥也使日本朝金陵適同歲月人益奇之近時赴京復命人必載中國寶貨獻宮中而允謙無所獻主慚之不許延勅遂滯淨土村至明年反正始入未有勲臣請

依靖國例以官人分功臣允謙進曰光海宮人多進琛者而今日功臣皆暇時北面之人上雖分賜猶當死辭豈可自下先請于數倫敗紀莫此為甚上欣然事遂不行甲子拜相追崇議起力爭免相及摠祔廟都監則曰追崇非古則當初力爭大臣責也朝廷定禮則承命供職臣子義也疾革遺戒只以一片石立墓前書官姓名足矣天資粹美自然寡過平生不為神奇高遠之論能守師說筋躬砥行為世模楷號稱名臣詩云温々恭人惟德之基其公之謂歟癸亥初完平首舉卜相以大憲直卜古無是例或問相公老矣誰繼者完平曰東里吳尚書當任國政果為中興元輔崔完城疏曰癸亥有清西功西之號清西以吳某為首功西以金瑩為首蓋楸灘以儒林領袖首遭過盛際李白江趙浦渚朴錦州疑諸賢皆仰

成于公協贊新化故云○三月金使來請共尊汗為帝衆議
請斬金使遁去胡差龍骨大馬夫大托以仁烈王后吊祭率
從胡及蒙古來到金十王子致書主上稱以尊汗為皇帝國
號太清建元崇德請與共尊同為稱臣於是三司啓請嚴辭
峻斥館學疏請焚書斬使鄭蘊請進駐松京振作士氣掌令
洪翼漢上疏曰臣號天失聲叩地瀝血冒萬死仰陳臣
義州府尹李浚狀啓即金汗稱帝事也浚能以天無二日等
語攘却之臣不覺曲踊巨踊者三百而益知我朝禮義名分
炳々不昧猶使操弓武夫能知自守抗厲不撓若是凜々况
於廟堂諸臣豈下於一武弁哉臣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
子耳今此虜言奚為而至哉曩者賊臣引寇粹至乘輿播越
乞和為好雖出於不得已而苟於其時先梟弘立之首使我

堂々大義昭揭如日星則戎狄雖豺狼豈無憾發欽艷我禮
義乎計不出此惟以得弘立為幸倚以為安危之機彼其欲
左袒我臣妾我者實由是耳臣自聞僭帝之說膽欲裂而氣
欲短寧為魯連之死不忍使其言汚耳也我國雖僻在海隅
素以禮義聞於天下天下稱之以小中華而列聖相承世守
藩職事大一心恪且勤矣今以奉虜偷安縱得晷刻之淹其
於祖宗何天下後世何嗚呼事已急矣凡有血氣者莫不扼
腕顫膽而元戎閑坐於山陵聖明淵默而深居寂無一事之
規畫臣不識其所以然也臣竊觀虜人之意不過矜張誇耀
迫脅強驅耳渠苟欲稱天子惟當自帝其國號令其俗何必
稟問於我哉而以渝盟開釁嚇藉我口者將以稱於天下曰
朝鮮尊我為天子矣殿下何面目立於天下乎臣請亟執其

使責其背約僭號而戮之以明示禮義之大隣國之道然後
函其首并其書奏聞于皇朝則義益伸而氣益張矣如其不
然以臣言為妄則請先斬臣頭以謝虜人焉臣忍使君父受
辱而苟生哉臣雖屢弱猶思乘一障而墮身於虜鋒矣環東
土數千里寧無一人義士哉即今兩西人心懲創往日而切
齒腐心矢不與此賊俱生是誠擊義鼓勇因風吹火之秋也
可弱可強者在於斯其亡其存者在於斯惟殿下速下哀痛
之教擲召八方之士躬六轡面諭大義其為殿下之臣子者
孰不踴躍後先爭效死綬之忠哉時眾議崢嶸請斬之疏迭
起胡差密知其機仁穆之喪許令殿上致祭今番則虛設靈
幄於禁川橋風吹帳開始知見欺且當宿衛替番各持戎器
俱在幕後胡使見之疑其箴兵顛倒出去破關步走散入閭

家棄馬而逃觀者塞路街巷兒童爭投石礮而逐之捲向歸

駭廟堂始為恇惴發遣宰臣乞留相續而終不聽○春信使

羅德憲李廓有罪充軍金汗僭帝時脅兩人令叅賀廓等以

死爭之至被粹辱終不免羅拜吁萬歲丙子錄衆胡驅粹衣冠盡裂終不入叅金

汗答書受置通遠堡而來監司洪命司交章請斬德憲山城廓山充軍○時朝廷斥責金虜僭

號而復欲通使校理吳達濟上疏曰臺閣者公論之所在也

公論一發則雖以人主之尊不能脅持大臣之重不能沮遏

况以執樛蓬君之一愴臣而敢與公論相爭乎頃者崔鳴吉

以送使通虜之意發於朝廷絕和之後其議論之邪遁固已

可惡而第以財擇取舍之柄在於君上故置而不論矣厥後

臺閣以廟謨為非三司之公論已發而鳴吉恃上意之所在

乃於登對之日敢陳誑嚇之說上以惑亂天聽下以威制公
議至以臺論雖發一邇送使為言自古安有以不恤臺論率
意直行之術導其君上者乎兩司合啓以判尹崔鳴吉筵中
稱清汗又以國家大事與心腹大臣密議承史亦為斥去事
請削職○十月完城君崔鳴吉上疏曰既不決戰守之計又
不為緩禍之謀一朝虜騎長驅不過體臣八于江都即臣退
處正方生靈魚肉宗社播越到此地頭咎將誰任此而議論
定時虜已渡江者不幸近之矣又上劄曰今日攻臣之論出
於若干年少之口而舉國靡然環立相視終不敢明臣之心
事者無他一開口則相隨入於和議科曰中故也然臣心尚
未覺今日和事之為非蓋石晉之事桑維翰之諫近於正矣
而輕開虜釁以致凶覆之禍朱子綱目削其官而兩貶之先

儒胡氏曰即事而言延廣凶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以
晉父事契丹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思一洒之而不思
輕背信矜自生釁端一朝之忽忘其身以及其君如使延廣
姑守前約內修政事則不出數年可以得志夫以胡氏學術
之正尊中國攘夷狄乃其一生事業則亟議得失於數百年
之後有何一分顧籍而乃以姑守前約等語反覆抑揚怒其
心而跡其罪若是者何哉蓋以人臣謀國不存遠慮以致凶
人之國則其事雖正而罪不可逃也曾在宣廟朝天朝諸將
倦於用兵始有講和之計令我國奏請天朝成渾首陳可許
之意宣廟大怒為渾門生者亦致疑於渾、以書自解曰主
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然在
朝廷則或有是非利害合以為一處朝廷利害之所在即是

非而在也又曰秦檜在前千載之下孰不欲剗刃其腹是以
言涉於和衆共棄之雖然制事者必察其時論人者當原其
情不可律之以一切之法又曰朱子云既不枉尺而直尋又
不膠柱而鼓瑟若使道理只有上一句而已則又安用要設
下一句哉又曰與其講和而存無寧守義而亡此乃人臣守
節之言而宗社存亡異於匹夫之事也又曰韓仇曹之伐金
可謂伸大義於天下而先儒以幾危宗社罪之張南軒以復
讎為事業而以金不可伐為言凡以此者宗社為重而相時
度力為時中之義耳凡此數款豈非今日廷臣之所當深思
者乎蓋道有經權事有輕重時之所在義亦隨之今日之事
以時勢言之則既無石晉兵力之強盛又無壬辰天兵之可
恃以義理言之則初無稱子稱臣之辱又非祖宗難忘之讎

如使朱胡兩賢及成渾諸臣復生於今日則其得失是非之
所在不難定矣使虜違丁卯死守之盟而迫我以非禮則於
義決不可從矣今既不然而仍用隣國之禮則彼之僭號與
否非我所當問何可禮義責夷狄乎臣之為此羈縻之言者
非敢不顧是非徒為利害之說以誤君父也酌之以時勢裁
之以義理證之以先儒之定論參之以祖宗之往迹如是則
害於道理如是則合於事宜靡不爛熟思量信其必然嘗竊
以為國力方竭虜兵尚強姑守丁卯之約以緩數年之禍得
以其間發政施仁收拾人心築城儲糧益固邊備為國家計
無出此者既以素定於心又以屢言於人入陳於榻前出爭
於大臣焦唇乾舌不自知止凡若是者豈有他哉閔宗國之
將危而不暇計一身之利害耳朝廷之上苟有惻隱之心者

宜若在而哀矜而乃反怒目相視攻擊如不及亦獸何心哉
今之朝廷若有小人則必有奸名中立是將依阿浮議釣取
虛名雍容談笑坐受大權何苦而獸執已見冒犯衆怒孤立
一世屢困而莫知悔世間寧有如許愚迷之小人乎噫南宋
之主和者禍歸於國而利歸於身今之主和者禍歸於身而
利歸於國執此以言則事之是非人之賢邪亦有不難知者
矣○校理尹集上疏曰近有一種邪佞恠慝之言上蔽天聰
下絕人望將使天地晦塞義理歎絕國不得為國人不得為
人夫和議之凶人國家非今斯今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天朝之於我國乃父母也虜賊之於我國即父母之仇讎也
為人臣子者其可與父母之仇讎約為兄弟而置父母於相
忘之域恬然不以為恥乎而况壬辰之事秋毫皆帝力其在

我國食息難忘而虜逼京師震污皇陵驚心痛骨慘不忍聞
寧以國斃義不苟存而顧兵弱力微雖未能悉賦征役亦何
忍更以和議倡之於此時乎往日聖明赫然奮發據義斥絕
布告中外轉奏天朝環東土數千里庶免於披髮左衽矣不
畱茲者獎勵纔降邪議旋發人心之憤當復如何又况承旨
侍臣亦可屏去云者噫嘻亦太甚矣謀國非附耳之言君臣
無密語之義而言所答如其義也雖使千萬人叅聽亦何傷
乎如非義也屋漏猶愧人可欺乎今內而朝廷外而民庶皆
欲食其肉殿下深在九重獨未知之耳吳達濟之疏案出於
公論而旋被嚴譴至於李敏求以秩高諫長不恤公論遽停
前啓鳴吉劄子許多張皇熒惑天聽遂舉朱胡兩賢及我國
多以名賢指為主和以資口案且以頃日之斥絕為聖上之

過至以勿憚改為言繼之曰生靈塗炭宗社不血食言辭變幻震搖聖心夫外挾強寇之勢以內劫其主是可忍耶且臺論雖發一遣送書未為不可云者其不有朝廷不有臺閣至於此極也是言亦足以凶殿下之國而殿下非惟不罪乃反用其言合啓方張而國書已渡江嗚呼國家之置臺閣亦奚用哉疏八留中○仁川蘇來山有石自移立於西麓其間六七百步而過成溝壑深可數尺有兩鯨有京江口交戰一鯨死大鵜自平安道左右結陣日二相戰過黃海至沙峴五六日始散去○十一月使小譯朴仁範賚謝往瀋陽探虜情金汗言若不平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前入送王子大臣及斥和人則當大舉東擄其答國書云貴國多築山城我當從大路直向京城其可以山城捍我乎貴國所恃者江都我蹂躪入

道其以小島為國乎貴國持論者文臣其可以揮筆却我乎時清議方峻久後廟堂請送朴魯已失金汗而言之期矣時斥和之疏逐日沓至大司諫尹焯請減御供撤廟樂焚江都行宮專意戰攻叅議金德誠請進駐平壤激勵壯士體察使金瑬言虜若深入則都副元帥及兩西監兵使請置重典上以體使亦難免重律為教於是瑬懼而反和議○十二月甲辰金人大舉入寇計到平壤廟議將幸江都右相李弘胄薦金慶徵為檢察使李敏求為副守江都宗社主嬪宮元孫兩大臣及夫人先向江都起復沈器遠為留都大將南銑為贊畫使○甲申車駕幸南漢山城是日午後上率世子出崇禮門將向江都胡將馬夫大率數百騎已到弘濟院而以一枝兵遮陽川江以絕江都之路上還入崇禮樓曰事急矣將奈何鐵

山府使池汝海杖劔前對曰賊犯境未三日而已至軍馬必
疲渴願得精砲五百迎擊之大駕以其間可達江都矣眾議
難之崔鳴吉進曰宗社存亡在呼吸之間臣請以單騎往見
賊將問敗盟之由虜若不聽則臣當死馬蹄之下幸以接話
則小任其鋒而上馳入南漢以觀其變使都監大將申景禎
出陳慕華館鳴吉到沙峴遇賊將駐馬詰其渝盟動兵之端
故為拖引說話已至日昃於是上由水溝門馳出至松坡驛
江水初合至夢村日已昏黑而無炬火初更始達山城百官
隨至者僅數十人大臣以下諸從臣二更始返至矣金瑬及
諸大臣皆請問道移八江都十六日雞鳴發行雨雪初收烈
風甚緊山坡凍水人馬不能着足上下馬步行五里餘尚未
明玉候未寧遂還八山城而玉趾凍傷不能步遂以毛方席

奉還至南門外驕子始至後聞賊時已伏兵邀駕是日停行

亦天意也

東平尉因繼錄曰上乘馬出城衝乘忽戰掉流汗
立而不前衝者加鞭猶不進不得已攬轡回鞭馬

行甚疾後聞胡將揣上必移行江賊進圍山城於是令大將

都已伏兵邀路馬之不前豈非天耶
分城以守體府居中號令都監大將申景禎守東城望月臺
摠戎使具宏守南將臺御營提調李曙守北門守禦使李時
白起復守西將金御營大將元斗杓守北城水原府使具仁
瑩守南門驢州牧使韓必遠利川府使曹明勗楊根郡守韓
會一砥平縣監朴煨分守四城堞坡州牧使奇宗獻領兵數
百人援京外軍摠一萬二千餘人以前叅議羅萬甲為管餉
使扈從人負文武蔭官二百餘人宗班及三醫司二百餘人
下吏百餘人扈從官僕從三百餘名一二品奴三名馬二匹
六品以上奴二口馬一匹七品以下及禁軍奴馬各一給料

○備邊司啓京畿監司徐景雨不知去處罷職李溟代之○
崔鳴吉李景禔自虜陣還言虜意三件事定奪外上似無他
心矣金瑬請急送王子大臣乃以綾峯君稱以王京刑判沈
誦假大臣御往胡營馬夫大詰問其真假誦惶怯失措荅曰
今亦假王子馬胡大怒即為還送而以世子出來然後許和
為言金瑬及領左相以下請送東宮稱臣稱帝禮判金尚憲
大言曰吾當斬此建議者誓不共戴天日瑬等還入待罪前
叅奉沈先洙伏地請斬崔鳴吉請罪欲送東宮之人命相金
尚憲庶幾鎮伏軍情也義昌君耽請對曰今聞王世子出送
虜營之言臣不勝驚痛寧欲自決於殿下之前國之元良亦
人君也豈有人臣以吾君與賊者乎誰為殿下畫此計者臣
願與其人同死於殿下之前因發拜痛泣上亦泣下東陽尉

申翊聖請對曰王世子入送之說誰為殿下畫此計者獸不
見宋事乎欽宗先被執而徽宗緇見擄臣自十二歲為先王
駙馬受恩深重忍見萬兵圍立城堞執王子遺賊耶臣當以
此劍斬首事者之頭手執世子之馬轡同碎矣上曰廟堂之
言不如此卿亦誤聞矣雖欲有為廟堂皆醉奈何翊聖曰何
不黜去醉廟堂而擇用不醉者乎○元斗杓出戰斬六賊具
宏募壯士斬二十人○上招羅萬甲曰糧餉當支幾日對曰
可支六十日節用則可支七十日矣馬太則一日給一升百
官奴則以皮谷給之目今見存糧一萬四千三百餘石而所
窘者芻草也櫓亦二百二十瓮矣山城塩醬木綿兵器及他
樵物皆孳曷所備置而蒼卒賴之○二十三日夜衆星聚繞
一大星良久散向西方而去上御北門督戰四營各有斬馘

○二十四日漢興寺僧進白紙四十束山蔬真菁各一石白
紙下備局蔬菁分與宗室駙馬開元寺僧進清蜜三斗并賞
給○二十八日使李奇男持牛首酒榼往虜營奴將曰天以
東方八道畀我酒肉百物惟我所欲而國王方處石穴內外
不通從臣飢餒掩每欲送所得之物而恐甬王不受故未果
也還為持去以給飢餒之臣卒且曰皇帝今明當到云○公
清監司鄭世規領近邑兵最先進結陣於麻喜川上生雉一
首兵使李義培入竹山二城畏縮不敢前世規選輕銳進兵
黔丹即山城相望之地賊自高峯壓擊之一軍敗沒尼城守
金弘翼藍浦守李慶善金井察訪李尚載老武將崔震立皆
死世規墜於絕壑中一卒潛負得脫○賊入南陽府使尹榮
見執不屈死祭字信在娠異夢少孤與孀集柔依外氏自勵

為學甲子進士丁卯文科丙子乞外得南陽適娶婦於湖西
委禽之夕聞警不待朝馳四百里至郡謀起兵勤王寇至庭
下對立二旗廳上拱手坐不動賊執之迫令跪即罵曰頭可
斷膝不可屈賊斮其舌刃致死壬辰死節臣暹之孫弟集
為三學士之一金清陰歎其死久不為主知孝宗朝因李行
進奏贈職旌閭閻著重莅府大治諸葛公胡先生廟而侑以
公○以兵乱姑停各陵寢五享祭及宗廟朔望奠○二十日體
府坐北門建大將旗鼓出銳手三百餘名緣山麓而賊誘我
軍下山策馬突陣馬疾如飛我軍散乱不能放砲瞬息之間
皆為所躡別將申誠立池如海軍官李元吉等皆死體府無
所故咎托以北城將元斗杓不相救杖其中軍八十棍幾死
僅生士氣沮喪更無出城之意○三十日留都大將沈器遠狀

啓言蕩掃賊屯於南門外云而皆虛誇之辭移置戶曹物件於三角山盡為賊棄賊追又急詭遠與甄徒步走光陵轉入楊根迷源山中諸道兵亦皆從入終不動王○時城中百物俱窘而薪芻絕乏牛馬糞盡存者相食其尾大殿寢具皆被掠於來第義昌君進山羊皮衾分給守謀卒上不解衣而寢御供只用家鷄一脚而已○上問李時白以守備如何對曰臣受任之初已慮及此請於體府願得畿邑兵分屬體府不許再請合操定其信地而又不許臣僅造土幕積畧干柴草而到今如此臣亦無奈何體府聞之大怒托以他事拿致時白杖以別棍流血而後止時白畧無恨色

十五年正月丁丑上在南漢城行望闕禮○遣金蓋國李景稷如虜營修歲禮龍胡曰皇帝昨日出來巡視山城云○二日洪

瑞鳳金蓋國李景稷如虜營龍胡曰爾國文書皆以奴賊稱我：是何人之奴戒之行事光明正大誰敢謂我為賊乎仍以黃紙所書稱皇帝詔諭朝鮮國王書出置床上瑞鳳等先行四拜禮後受還答書曰朝鮮國王謹上書于太清國寬溫仁聖皇帝云：羅萬甲言於張維曰講和一向哀乞則萬無見許之理當以利害動得矣維從其言搆草鳴吉撰書專以哀乞為主請用其文金瑩執鳴吉手曰吾意與公雖同奈士論何鳴吉曰寧為萬古罪人不可置君父於必亡之地○完豐府院君李曙卒曙字實叔靖社勳武臣不叅廢論曙一人耳白而長身有雅致事親孝好讀書凡為章疏明白剴切守谷山與民約芥大木賣黃鳳聞得木布免民役賦繕戎器儲粟且千遂陞嘉善以守禦使築南漢糧儲監營紙綿兵器等

物無不備。唐卒八保賴以為用。守北城。踞床坐。忽倒于地。昇
故舍。臨絕。謂其婿蔡裕。後曰。吾不能瞑目者。會稽之恥也。計
聞上哭之。慟。素膳七日。命八殯京。茅將士無憾。容至有謂李
曙卒。恢復可冀者。立廟南漢。配祀溫祚。王配仁祖。廟廷。虜
犯西城。李時白擊却之。虜夜設雲梯。將踰八西城。巡更宣傳
官大呼賊至。時白督士卒。隨機應變。虜大挫死者甚眾。時白
所領皆京畿。哨軍本不教練。而死亡甘苦必與之同。雖有上
命亦不被甲。是戰身被兩矢。人皆慮之。虜又犯東南城。申景
慎具宏。皆擊却之。自此虜多放大砲。城中人多中死。諸道
起兵。勤王慶尚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拯。引兵到雙嶺。廣分
左右陣。時極寒。士卒凍餒。虜先犯完陣。完軍不戰自潰。仍赴
拯軍。中失火。驚擾。遂大潰。完拯俱死。陣中監司沈演。後至

聞雙嶺之敗。顛倒踰嶺。與昌義將金湜會于烏竹。兩嶺間有
訛傳。賊至。監司以下皆策馬走。全羅兵使金俊龍進據光
教山。龍名持白頗有勝捷。羊高亦死殺虜亦多。賊大至。前後連放虎
躡砲。矢石如雨。而陣不動。終日力戰。彼此俱困。至暮。賊呼待
明決戰。遂鳴金。退軍。俊龍謂諸將曰。矢盡糧竭。明日再戰。則
危矣。遂決散大軍。一時潰散。監司李時昉聞之。以兵付中軍
嚴愷。托以收散卒。馳還公州。愷兵亦潰。江原監司趙廷虎
以本道兵未盡。會先遣防禦使權井吉進屯黔丹山。舉烽相
應。城中恃以為重。力戰多殺賊。以糧盡。引退。清兵尾擊。戰士
多死。咸鏡監司閔聖徽。南兵使徐佑申。八援佑申欲直進
南漢。聖徽不從。到迷源。又請於元帥。器進兵不許。至被杖罰
出城復論罪。請江界。聖徽知元帥無意進戰。佯為請戰。而輒受不許之

文字以此免罪蒙古敗兵擄掠不已聖徽單騎往責其不遵
約館待甚厚咸興以北賊相戒更不作亂佑申罷故本道時
擊蒙古敗師獲殺甚多蒙兵佯敗走八安邊迎擊佑申軍幾
盡殺厥後金時讓上疏請斬佑申以償安邊敗死之軍命○
平安監司洪命者兵使柳琳到金化琳先陣于栢田山據其
形便命者欲合陣琳不從遂移陣未及成列賊大至犯中軍
陣令壯士迎擊殪數百人及其二將賊益生力兵一擁而進
麾下勸避銳命者笑曰吾何往以劍擊地曰今走亦死寧死
戰踞胡床不動取印符授少吏作訣毋書付侍者身中三矢
手拔之遂遇害年四十二四十餘日而改斂面色如生命者
字元老
號懶齋幼與羣兒游鰲相園塢相公呼使賦詩即口占曰相
國閑無事惟知種柳花鰲相拊頂曰兒能令老翁愧心爾則

為宰相無若此翁也嘗曰男兒當死不死復何足觀其自期
如此金化人立祠祀之柳琳坐視不救金人乘勝圍琳軍
多御營砲手終始力戰所殺甚多金人謂我人曰爾國惟有
金化一戰柳琳墓文曰清兵到城下清主乘大橐駝望之曰
城上無一旂無一人聲守將必有智畧不可攻積草縱火
從烟外引去琳勒兵五千與監司同發次金化陣于左栢田
之阜三面阡絕一面連山翌日虜兵先犯右陣縱騎遮絕兩
陣使不得相救一瞥之間右陣已潰監司死之賊乘勝向琳
陣琳立馬指揮士皆致死地形既高我俯彼仰栢林且盛騎
不得騁矢亦着樹我兵從樹隙發砲賊小退令軍中賊到數
十步觀我颯旗乃分違者斬賊分兵迭進輒盡殪之積尸齊
柵有白馬將馳上下指揮琳簇十砲中仆之果貴將也日昏

賊始退陣中哭聲沸天琳曰今日之捷幸耳矢丸已盡不可復戰不若乘勢趨南漢收破甓藏藥係繩繫其端散栢林中而去砲聲終夜不絕賊不敢逼既明大舉而來營已空矣金化人立碑戰墟以旌之○都元帥金自點令監司李培元守本道領海西兵及御營砲手數千人入援到兔山遇賊兵海西兵幾盡後自點單騎走上邑圭山從事官鄭大和江陰縣監邊士紀束手待縛之際御營軍一時放砲虜兵死以過半日晡解去自點乃率御營軍到迷源與新元帥及諸道監兵使坐待二十餘日聞下城之奇始為前進此後羅州自點寬塔島已叩致還○副元帥申景瑗守鐵甕虜圍之城險不可陷陽解去景瑗為檄運出城虜縱兵擊之生擒景瑗置明達王軍中甚相親胡王恐其被誅請於上配南漢尋放○統制使尹璠使虞候

黃漢領送舟師自率親兵數百到原州境善避兵終不遇賊

論寧○全羅義兵將前參議鄭弘溟到公州聞賊退而還○

禮曹判書金尚憲裂國書降慟哭請對曰豈意聖上忍為此

事乎君臣上下同守一城若蒙天監或有可備一日如此更

無可為臣請速死吏曹判書鄭蘊上疏曰臣聞國書有稱臣

陳乞之意此言誠然乎哉今若稱臣則是君臣之分已定矣

君臣之分定則將惟命是從彼若命之出降則殿下其將出

降乎命之北去則殿下其將北去乎命之易服則殿下其將

易服行酒乎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拜罪致討然則國已

亡矣到此地頭殿下其何以處之乎嗚吉之意以為一稱臣

則城圍可解也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此婦寺之忠也况萬

一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長存而不亡者乎虜

欲無厭降亦以不降亦以曷若守禮義死社稷乎君臣父子
背城一戰則不無完城之理嗚呼我國之於天朝父子之恩
其可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而嗚吉欲二其日
民無二王而嗚吉欲二其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疲
力弱雖不能以手板擊之而不能相容於同席之間伏願殿
下正嗚吉賣國之罪若未也亟命罷臣職○朝議行送斥和
人鄭蘊金尚憲尹煌皆自首待罪煌子文舉請代父往尹集
吳達濟聯疏自首不答○守城壯士詣闕請送斥和人時金
人索斥和入朝廷持難未決申景禔洪振道往來諸陣密議
於是申景禔具宏元斗杓及水原府使具仁屋竹山府使具
仁基麾下壯士棄堞詣闕請出給斥和臣等若不送則使之
拜將斬賊體府開諭送或云三大將所勸起也獨守禦使

李時曰所領不動其後將卒又聚闕下至八政院喧呼承旨
李行進據理責之壯士張目盛怒而前曰令監似是才畧之
人吾等陪往虜陣速出 = 諸僚勸避上令他承旨溫諭乃
退○金人陷江都嬪宮及兩大君被執金尚容等死之初廟
堂恃江都為保障金慶徵以領相瑩之子為都檢察李敏求
以兵判聖求之身為副洪命一以左相瑞鳳之子為從事大
臣尹昉金尚容禮叅呂甬徵及廟社官奉廟社主承旨韓興
一奉嬪宮元孫而鳳林麟坪兩大君及諸宮人駙馬公主隨
行老病宰臣未扈從分司從後隨入矣慶徵之母妻皆築屋
輜五十卜馱皆先渡津而嬪宮無船不可渡留江岸兩晝夜
僅得一船艱濟士民避亂者不知幾千萬求濟不得或被搶
掠或投海水一瞥之頃感踏殆盡矣慶徵托以朕救島中士

民船運糴邑穀而親舊之外無一得食慶徵自誇金湯無意
守禦日與親屬酌酒譁浪每攘臂大言曰父為都體察兒為
都檢察為國辦大事非吾家父子而誰大君鳳大臣金尚或
有所言則皆嚴辭斥之進士尹宣舉沈熙世等呈書責之曰
新膽即事杯酒非時慶徵等怒之及鄭世規死賊分司以三
南散卒督舂事使敏求從海道出巡列邑敏求百計圖免大
臣責之敏求不得已盛飾大船盡載家屬將行大臣聞而駭
之曰安有率妻子巡歷者乎若此輩徒哺啜不如不送敏求
仍不往惟忠清水使姜晉昕星夜赴難慶徵以所領兵船分
置燕尾亭本島船則皆置廣城陣自賊中走回人言賊乘三
江撤屋村或造者皮船或造童車其意在江都也慶徵大笑
曰江水尚堅安用陸地行船乎通津假守急報賊或以橐駝

載船或以童車載小舟已下甲串津夜水將渡江矣慶徵以
為亂軍情方欲斬之際甲串把守所報緬至慶徵始有懼色
使從事官李一相朴宗阜分給藥丸而箇置簿又令戶郎
以城中未放料而不用甲串倉未翌日三竿後慶徵緩纜
出陣于鎮海樓下軍不滿數百士皆張空拳憤愧言體府軍
器積如山今若不用更待何時慶徵曰此軍器皆父親所辦
吾何敢任意用之乎賊兵在越邊亂放紅夷大砲拜震天地
無不摧爛慶徵敏求懼怯因措避坐倉前一軍擾亂賊以者
皮船數隻泛中流慶徵欲避入城中戶曹佐郎任善伯告
大臣曰國之存亡在此一舉長江天險固當守死檢察使決
不可還入莫如布陣鎮海樓下皆用體府軍器大張砲矢期
於死戰宜當大君顧以語慶徵將走馬入城自領軍丁軍器

而來俄而賊船忽然齊進一手指盾一手搖櫓留守張紳水
落不能運船推背而已水使姜晉昕自燕尾亭率七船下甲
申力戰身被數矢紳終不相救晉昕呼曰汝受國厚恩何忍
如此吾將斬汝賊一船登岸見其無備颯白旗一麾賊船蔽
江而渡呼拜動海中軍黃善身千搃姜興業具一元戰死鎮
海樓下慶徵敏求與紳乘戰艦走兩人老母俱死城中趙翼
李行進自投水舟人拯之嬪官聞事急步將出城而門閉不
得出招內官金仁徐厚行等付元孫二曰吾與大君同死爾
等善護元孫仁抱元孫出廟令閔光勳宋國澤等從之仁馬
瘠賊追急國澤以其馬掇騎之得一船乘到喬桐移任文岳
向唐津賊將請見罔老大君求得尹昉二乘肩輿入虜陣使
之拜終不動留九日逼出嬪官淑儀及兩大君與夫人縱火

焚掠驅渡江真向南漢而嬪宮一行則頗敬待之令我人陪
行而虜騎從後領中樞金尚容知事已去在南門踞火藥櫓
尹昉步至門下亦欲同死尚容曰公奉廟主不可據死也昉
過後尚容脫所著上衣付從者故傳家人以為虛葬具生負
金益兼權頓長相隨不去乃命取烟竹束遂投火藥櫓中人
與樓飄颻騰空宗廟提調尹昉俯伏廟門外與二郎僚夜作
布帟分裹諸位掘坎埋安和事既成啓理出主使二奴擔負
路得馬載行一云虜投廟主於河溝昉收拾廟主裹到金浦
聞世子北行欲攀送獸馳去二郎奉主緇至王后一位失以
律命付處放畝田里都正沈覲其侄東龜艤船請避覲曰國
政家亡生復何為書遺疏曰宗社亡矣無可往矣今臣一死
以報國恩付外孫朴長遠遂整朝衣頌宋夫人曰情同百年

義共一死夫人曰夫死於忠妾死於節潔身同故案所甘心
遂與相對縊死前判書李尚容指揮子孥移避他處還入城
自縊死弼善尹焄前正李時稷司僕主簿宋時榮同處一室
賊入搆行宮嬪宮大君移寘西掖宋曰吾輩今日豈料見此
景像乎李曰吾輩少時讀古人書今覩犬羊與嬪官同宮而
死臣子尚可生乎宋即為訣子書付蒼頭所帶印授少吏身
自頸尹李殮棺瘞屋內李遂作家書付奴又作一詞遺子曰
長江失險北軍飛渡醉將惟怯背國偷生把守尾解萬姓魚
肉瞻彼南漢朝暮且陷義不苟活甘心自決殺身成仁俯仰
無怍慎勿傷生故妾遺骸善養老母縮伏鄉谷隱而不起區
區所願在爾善述遂與尹自頸死前掌令鄭百亨及夫人韓
氏庶母妾孽孥並九人前監司鄭孝誠皆自縊洪命亨李嘉

相死於兵亂鐵串僉使金得男募軍戰富平中矢死士人沈
之謀身殺母死并妻子死其他夫人之死者金瑩一家故相
李廷龜夫人李聖求夫人與子韓俊謙夫人與諸子女皆死
李敏求妻為賊所拘而子元揆仲揆并被死尹垣兄弟將母
向江都垣屬母於孥携妻而走母與孥被擄餓死當賊渡江
內官告鳳林大君曰張判書大夫人在此大君曰彼不將母
吾以孫婿奈之何卒凍餓歿于江邊李敦吾妻金氏避在摩
尼山其姑李氏孥李氏皆自頸流血滿衣賊義而去之敦吾
以軍器郎廳被殺府中權傾長死南門時其妻先死二子亦
自頸洪命一妻李氏先授二子於水隨自投死尚吉之子炯
尹昉之子海榮尉其父在城而皆乘船避亂二後俱被重劾
俞省曾守長峰亦逃去韓興一呂爾徵脫舊時着更被新衣

曰初見他國人不可不正其儀表先自入拜婦女之被擄者
非一而敏求妻及兩女事言之醜也○金尚容

字景澤号仙源右相入首

社謹文忠醇厚謙慎表裏如一望之知其為長德君子法書名畫

環列左右為文辭達而理勝詩亦清腴書法二王篆該眾體

林塘之外孫尚憲為弟張維為壻一家名德之盛近世所罕

也李尚吉

字士祐

謫豐川日將行時祀將事之夕犬啣雞置

前而去尚吉感歎曰我外祖丁游軒燬謫巨海有此事豈料

今日自見乎己丑獄叅崔永慶再鞠啓乙卯被劾退居芦原

別墅沈觀

幼有美質第諱先登第觀喜曰斯已悅

親吾可以己人以是難之李時稷

字聖俞号竹窓

善學於曹芝川金

沙溪長身白面脩髯眈目膏懷坦平母夫人有心疾而和言

柔色談笑於前則即油然順適如未嘗痛光海未疥舉故湖

西以圖書竹松自娛甲子文科居官不以一絲自悅雅喜山

水命僑携酒或獸往不倦丙子之亂冒死赴山城路塞與尹

蔡還起兵軍散乃入江都戒嚴之夜懷恩執公手寒如水勸

其少休者曰老臣今日得死而矣不受賊標曰宗廟亡矣得

標偷生寧不愧乎訣書付奴抱宋時祭屍大哭為兩坎虛其

一曰我死葬于此弓弦尚在手竟以自縊正月二十五日也

江都人建祠祀金尚容諸人號忠烈祠宋時榮

字野隱

号父

邦祚號習靜尤庵曰公官位卑微又虜不洗城欲生則生矣

必以渺然一身首諸公所義然人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也公自少受教于習靜公理義所在必行乃已不如是能成

就此哉○二十六日夕江都敗報至始决出城之議執送斥

和人尹集吳達洙洪翼漢等是夕洪鳳瑞崔鳴吉等往虜陣

龍胡出示江都來內官羅懌宗室珍原君又授以大君手書
及尹昉等狀啓且曰嬪宮行次明當到此時士大夫家屬入
江都者十八九聞者莫不痛哭或疑其詐上曰大君手書吾
豈不知宗社已亡無可為者乃決下城之意盡搜城中稱賊
文書皆燒毀之兩司爭之不得吏曹叅議李敬輿入陳守死
之意上下嚴旨金尚憲自縊幾絕賴人解救鄭蘊曰寧以國
以君降虜吾宗恥之拔佩刀自刎刃沒腹中流血滿衣上令
御醫視疾必令不死金瑩請以斥和臣金尚憲鄭蘊尹煌父
子吳達洵尹集金壽益金益熙鄭雷卿李行遇洪瑒等十一
人出送蓋勢將抄送而難於取舍混以為請大司諫朴璜謂
瑩曰雖送數人可以塞責不須多至十人吳達洵尹集當初
上疏斥和此非私罪今送兩人亦甚不忍而如其終不得免

則豈若只送此兩人乎瑩曰當初廟堂指的可送之人如今
言則吾亦何至多請於是鳴吉與武臣李英達領吳尹以去
兩人拜辭行宮上引見曰古今天下安有此事爾等以予為
君事至於此予何為懷仍泣下對曰主辱至此臣等常以不
死為恨今得死而矣又何憾焉將辭出上曰姑坐仍令內官
賜酒慰諭甚摯及至辭不屈汗解其縛又賜鳴吉等貂裘各
一襲嘉獎之洪翼漢在平壤庶尹任所令甌山縣令遷大中
執送虜營大中束縛困辱使不得衣食到瀋陽使囚別館設
宴待之朝夕供饋皆不受三月五日汗引入問之翼漢屹立
抗言索筆書曰大明朝鮮國繆臣洪某斥和事意歷歷可陳
夫四海之內皆為兄弟而天下無兩父之子矣朝鮮本以禮
義相尚諫臣以直截為風故上年春適受言責之任聞爾國

將淪盟稱帝心以為淪盟則是悖兄弟也若果稱帝則是二天子也門庭之內寧有悖兄弟也要載之間寧有二天子也况爾國之於朝鮮新有交隣之約而先背之大明之於朝鮮舊有字小之恩而深結之則忘深結之大恩守先背之空約於理甚不近於事甚不當故首建此議欲守禮義者是臣職耳當臣子分義但盡忠孝而已上有君親俱不得扶護全安之今王世子大君皆為俘老母存歿亦未知良田一畝之陳以致國家之狼貝揆之忠孝之道掃地蔑之矣自寃乃罪可殺因救血一釁鼓魂去飛天故游故國快哉此外更無所言惟願速死汗見之大怒別囚其奴僕使不相通厥後事因無聞知而或言初十日被害或云吳尹同時被害或云幽於深處翼漢兩子及婿俱死賊鋒老母一女得全虜故使一將

主吳尹主者服其節義常加尊敬至楊花渡尹寄其牙牙書曰二月初三日始聞伯氏捨生之報寧欲即死而為國強食而生身吾行蓋緣清國求去春斥和之人廂堂以洪翼漢為對而又求在城之人城中適無其人吾與吳達消陳疏自當此乃身自為之小無尤人之事矣只以老母臨年不得更拜仰天泣血而已中路謂吳曰倘嘗困辱而死於虜地曷若死於吾境耶吳曰不可人生斯世固有一死得其所明我節義豈非樂事何必效匹夫之諒乎吳至大同江裁家書潛付主翁呈監營送政院傳于家四月十五日到潘陽囚於禮部一小屋鎖直甚嚴十九日龍胡坐戶奇招吳尹傳汗語曰汝輩似非首倡率妻子來居此二人終不屈有頃又引入屢次迫脅又不屈使從胡縶縛引出二人猶回顧奮罵遂驅出西

門外即虜人刑殺處也十九日龍胡招宰臣南以雄朴魯朴
 演輔德李命雄置兩人于前致汗命曰此人特將貸死許令
 率妻子來居而尹則曰妻子散於兵亂不知死生終當聞見
 而率之其則曰吾之忍死到此萬一生還復見吾君與老親
 若不得復故故國不如速死之為愈云勢不得不殺遂不免
 禍五月六日質館書狀至命月廩其家鄭雷卿使舌人息乞
 收屍虜不許孝宗朝從筵臣金始振言贈翼漢都承旨尹集
 副提學達洙左承旨集字映伯 漢伯虜人以公衣帶給從行
 僕人招祝啟焚雖謂之澹菴文山合為一人可也達洙字季
 允謙之侄上母夫人詩曰風塵南北各浮萍誰謂相分
 有此行別日兩况同拜母來時一子獨趨庭絕裾已負三遷
 教泣線空悲寸草情關塞路備西景暮此生何處更故寧孤

臣義正心無忤聖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恨痛北堂虛
 發倚閣情寄兄與妻詩曰南漢當年就死身楚囚猶作未啟
 岸西來幾酒息兄淚東望遙憐憶屏人魂逐塞鴻悲隻影夢
 驚池草惜殘春想當衫服趨庭日忍作何辭慰老親琴瑟恩
 情重相逢未二期今成萬里別虛負百年期地涸書難寄山
 長夢亦遲吾生未可卜須護腹中兒聞者莫不流涕翼漢字伯
 允謙字伯容顏端肅自一家內書籍几案以至庭除花卉方
 列整齊潘獄值三月三日有詩曰陽細草坼新胎孤鳥樊籠
 意轉哀荆俗踏青心外事錦城浮白夢中來風翻夜石陰山
 動雪入春漸月窟開飢渴僅能聊縷命百年今日淚盈腮為
 文清健警敏平生著述散佚惟詩賦表散文若干篇航海錄
 斥和疏西征北行日記存焉○三十日上下城如清人澄洪

將變易其舊君臣之分已定臣之於君不徒以承順為恭可
爭則爭之可也彼求傳國之璽此受之於大明相傳且三百
年當獻之天朝決不可許也求助攻王師大明於我有父子
之恩虜亦知之教子攻父有闕倫紀子不可攻父雖兇狡必
無辭以強之以此二者爭之無得罪於天下後世不勝甚幸
乃與至鄉里歎曰主辱矣臣死已遲更以何心與凡人齒供
賦稅食妻子之養予乃入金嶽山中披草為屋命名鳩巢畊
山種秫以自給不復近新曆有詩曰崇禎年號止於斯新歲
那堪旧曆披從此山人除一事但看花葉驗時移○是日上
與世子俱服藍戎衣只以從官輿僮五百人從西門出滿城
哭送拜動天地清甲騎數百分左右馳來上曰此何為也李
景稷曰此所謂延鋒也龍馬馳來上起立與之再揖分東西

坐語遂為前導上至古廣州前屏去侍臣只率三公五卿五
承旨翰注世子率侍講院翊衛司至碑石前望清帝設壇於
三田渡上張黃屋而坐甲士方陳張樂鼓吹龍胡下馬上亦
下馬坐碑石下龍胡入報而出先導而行上從後至陣前留
東作門外上三拜叩頭龍胡由東作門引入設席壇下北面
鴻臚寺官呼唱上復三拜叩頭伏地坐壇東大君及被擄諸
臣列立壇下而已龍胡以清帝言請上登壇清帝南面坐上
東北上西面坐清王子三人以次聯坐世子坐其下鳳林麟
坪聯坐其下我國侍臣賜坐壇下東隅被擄臣坐西隅進茶
一盃壇為九級高不及肩壇上又築小山壇高一膝張黃幕殿
黃錦遮日上鋪龍文席雲錦鋪較龍褥二上安黃金席
壇下左右排列立黃涼傘畫壽之屬身長壯健
者被黃甲排立左右汗自於壇上方自彈矢
臣曰兩國為一家矣欲觀射藝皆辭以文官不能射只令衛

卒鄭以重出射五不中俄進饌上前盃盞與汗一樣酒三
行命撤持撤二胡各牽狗至汗親割肉投地肉未墮地狗輒
受食以為戲俄而上請辭階坛後西北隅出嬪宮及士夫家
屬執被者皆聚一處上地坐田中龍胡以汗言請嬪宮大君
出見觀者洒泣上移坐西南隅龍胡牽白馬玲瓏鞍貂裘以
汗命來贈已又來詰問玉冊何不來納若以玉冊則見失於
丁卯訖諾命則已送江華若或得保不難進納矣龍胡又以
貂裘來招麟坪三公五卿五承旨禮判全尚善不從來承旨韓興一不入山城詔
日奉主上勤勞山城故敢以相贈耳上地坐以待酉時始令
還都世子及嬪宮鳳林暨夫人將以北行仍留上入嬪宮幕
次相見到松坡渡只有二空船泊岸百官爭渡至攀柳衣龍
胡率騎接路護行被擄男女望見呼泣曰吾君捨我去乎初

更未始達京城御昌慶宮養和堂蒙兵圍掠如前故從官吏
從人馬皆宿闕內○玉世子嬪宮鳳林大君與夫人隨請人
北行三公上疏辭以老病不能陪從乃以李聖求為右相金
瑬又以聖求才智可惜以春城君南以雄假卿隨行二月一
日胡差陪世子入闕夕還初五日世子入闕問安六日上幸
西江城山見九王及世子八日世子入嬪宮侍婢六人大
君夫人侍婢四人陪從重臣南以雄大諫朴潢叅議金南重
陞秩為賓客而南重疏遞代朴魯武宰朴宗一李起築輔德
黃一皓兼祭裕後弼善曹文秀兼李命雄文學閔應協兼李
時楷司書徐履祥兼鄭雷卿說書俞榮兼李禮翊徐擇履
梁應涵司禦許橐金漢一副率李盱鄭之甫侍直李獻國成
遠洗馬金克諱代姜文明司僕主簿鄭以重宣傳官魏山寶

邊宥具饗部將閔垓醫官鄭楠壽柳達時避北行或托病或
逃匿人皆痛之○初二日清人解圍北歸上送于東郊汗路
由箭串橫向楊州踰益潭嶺出西蹇餘兵排日撤去十三日
乃止可見其兵盛也兵號二十萬而宗七萬蒙兵三萬孔耿
兵二萬合十二萬分四路孔耿由水路向檄嶺蒙兵踰鐵嶺
渡豆滿而去○清汗父魯花赤補上中我國慶源野人其母亦
其地女也入寧古塔為城將又為瀋陽城將汗子頓治其子
康熙也魯花赤塚在世任山水極好世任即自瀋陽入寧古
塔歷蹇距江界六日程四時祭物自江界府備給云○都元
帥金自點沈器遠副元帥申景瑗江原監司趙廷席等詣闕
待罪并拿囚竄配論江都失律只命斬張紳二稱冤不結案
使自盡遂自縊其家以都事不親見罷職或疑其逃生至有

剖棺之請廢徵亦賜死敏求安置寧邊姜晉旣曰臺啓景示
人皆寃之水營卒詣闕號哭請伸其寃尹昉付塚○上臨慕
華館犒饋賜金瑩申景禎具宏李時白旣馬自餘諸將論賞
有差扈從百官賜秩二級守牒扈從人各以一技赴庭試諸
道壯士未及赴援者雖有戰功勿論宰臣侍從落後者削職
其餘落後罷職不叙趙翼以重臣落後避居南陽轉入江都
百官自江都逃還者并拿囚○臺啓論禮判金尚憲出城日
不扈駕之罪請速竄請沈諱失言之罪王于假極邊遠
竄以斥和事尹煌俞梘中道付處李一相遠竄俞啓曾在南
漢請斬金瑩趙綱曾論洪瑞鳳三公同議定罪榮付處綱門
出後因金○立清人勝戰碑於三田渡李景奭聚呂甫其文
畧曰漢水三田之渡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君爰

命水部就壇所增以高之又伐石而碑之垂諸永久以彰皇
帝之功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之永賴抑亦
大朝仁聲武誼無遠而不服者未始不基于茲也雖摹天地
之大畫日月之明不以彷彿乎萬一云：○朴蘭英被殺於
清蘭英往來兩國不無功信朝士以其慣習胡情至疑其潛
祐彼人蘭英常自痛抑至是汗數其曲庇本朝之罪而殺之
或云清同訛詳真偽
蘭英以真假故也○三月罷諸道營將以本邑倅兼領○
改造列聖神主江都之胤仁頓王后神主見失文定王后神
主傷破又四位暫傷將改六位上親審油染之位并命改造
并二十九位○清兵破皮島島中朝總兵沈世魁不屈死時
清將馬夫大驅戎師以船五十艘夜半潛渡海襲島無備之
處或云賊攻累日不戰犯同策於林慶業蓋以島之一面阻
山下下海水相通島人不設備於此如乘夜乘船由山潛

以八則可以隔島聯用其
計以破之慶業多受賞

平明入城彼此砲射大作俄頃下
陸搏戰漢人列守海岸者又盡被殺世魁知事不濟踞床而
坐馬夫大亦結陣對坐婁使諭降不屈乃送劔殺之漢人千
餘聚於高峯決死戰終不降漢民前後死者四五萬人漢人
大呼曰天朝於朝鮮有何讎乎我兵之殺掠漢人甚於奴賊
故也世魁以賣買賤隸終樹大節誠天下烈士也○四月始
用清崇德年號傳曰吏曹書崇德吏判崔吉戶曹書丁丑判書李景
禮曹書崇禎判書姜碩期病
泰判閔百亨外方亦然其意雖善不願憂
國政院知悉舉行○右議政崔鳴吉上劄畧曰朝廷者四方
之綱紀大臣者人主之腹心全閣者人主之耳目使股肱耳
目各職其職者乃腹心也然以國家近規規之雖才如管葛
望如玉魏恐無展布之路也何者署事罷而大臣失其職郎

薦作而兩銓失其職避嫌起而臺閣失其職殿下不欲為治
則已如欲為治此等謬例宜在變通署事之規中齊已久誠
難猝復亦須稍加裁酌今之備邊司即宋朝樞密之制而權
設之地事多苟艱臣謂易其稱號如古者中書樞密而有司
堂上擬望受點有宗職則稱無帶無宗職則為宗職其他堂
上亦於政目下批則體統尊而事有法度既無權重之嫌又
無地輕之歎而國事可濟矣本朝大小除拜皆出於銓長而
獨吏兵郎官使郎官自薦而堂下清望皆出於郎官之手故
銓郎權重視為必爭之地此乃黨論之根柢也宣廟深惡此
習特命罷之而弊風未盡雖無郎薦之跡宗存郎薦之規若
不痛革此規則黨論無時可息朝著無時可靖矣古者台閣
各自言事人得盡所懷而忠佞枉直易於辨別今者全閣

論一細事必求全同一有不合避嫌蜂起使不得遂其見人
非堯舜不能每事盡美獨於全閣何可責其無纖毫過差乎
惟不得不避嫌者有二焉或上有嚴旨或被人顯斥則陳情
未退以俟公議公議既許其出則不必再避也今日所陳乃
是變通謬例不過一獠令之間願以臣言下廟堂令政府六
曹三司長官合議處之上嘉納○七月連雨時鬼恠自京城
徧及下三道名為斷鬼神夜中有拜無形拜如風颭不可
稱狀都民一時驚叫闕中騷動軍門大將領軍馳到乃虛事
也或云亂時
冤氣所致○杞平君俞伯曾疏畧曰殿下立志不固有始
無終舉義非為富貴也而君臣上下惟以富貴為事終無舉
義之效出城非為偷生也而君臣上下惟以偷生為幸莫念
出城之義今若因循前轍終未免覆亡則寧為出城之魚肉

初何用出城為哉金塗尹昉之誤罔前已疏陳大畧正月以
後昉塗之罪請冒死條陳焉前秋以前塗之斥和甚峻而殿
下特下敵若深入體府難免其罪之教自此以後附會和議
尹集等之縛送尹暄之論罪塗宗主張山城被圍身為相將
終使君父出城而未嘗一番引咎元帥以下之科罪偃然據
當：初清人之請出東宮也塗即勸出願為隨行及夫此棘
也辭以老病人臣分義果安在哉凶人誘守牒之卒羣聚闕
下請出斥和臣軍情一動爭言刺刃塗腹自知難免使李弘
胄代領其眾殿下以塗為忠於君耶塗以質子慶徵官高遭
喪懸錄名下具宏大言曰東宮爵位不及慶徵耶中殿之初
暮纔過慶徵獨在母喪耶塗即寢其事上年龍之來也備陳
絕和之計以院騰為有旨傳於柝上見露於清人若送斥和

之人則其時廟堂當之可也年少人奚罪焉趙綱俞榮得罪
大臣而自為定罪此未嘗聞也其他受賂徇私忘君負國持
其餘事昉則既受廟社之托具責豈不重乎慶徵之檢察出
於塗之自薦蓋為一家避亂之計也當入江都也先泚其家
屬卜馱令宗社嬪官留津頭三日內官金仁不勝其憤失拜
哭之此人非但殿下之罪人乃金仁之罪人也為大官者若
以此罪景慶徵之首則張紳何以逃去江都何以陷沒金尚
容何以自決乎計不出此任他狂童不能有無於其間昉焉
得免重罪乎嗚呼望風奔潰何代無之而不有宗社嬪官有
如慶徵者乎棄其母如棄樊屨有如慶徵者乎兩司承塗旨
沒其重罪草：塞責之態臣不能正視也慶徵以敏求為勝
已一動一靜無不問焉江都號敏求為慶徵之乳母敏求之

罪與廢徵何異哉津頭將失守也急奉廟社嬪宮大君從後門馳出則可以乘船而昉奉頭鼠竄匿於民間為內官所得非但廟社汙蟻散失終乃拜手虜陣昉罪如此而只以廟主散失正於罷職公論何時得見予張紳臨決不服可於本罪加一等而乃使自盡自古安有自盡之軍律乎其宗與不殺何異哉合啓之荅有曰元勳獨子不忍加法此又不以廢徵為無罪也連啓不已恐必蒙允即亦停啓之簡為大諫金南重所沮翌又亦簡而停之惟意所欲塗之勢重耶輕耶元勳之子比之宗社孰輕孰重無乃殿下視宗社嬪宮不及於廢徵耶抑畏塗之權勢不能行法欲假手於兩司耶殿下尚此畏之兩司獨不畏之乎沈諱假王子之說因此輾轉大誤國事而尚保首領可勝痛哉臣言昉塗之事被罪曾不半年又

發妄言利於身乎利於國乎疏留中不下○陞廣州牧為府尹○尹昉塗安置之疏累日不允臺諫又論趙翼不扈從避嶼中金尚憲不從駕走嶺南請并遠竄金塗始削黜○九月移咨天朝都督陳洪範歷陳小國敗亡情節冀蒙於察事○十一月禮曹判書金尚憲上疏辭加階南漢圖解尚憲直啟安東先廬至是上疏曰臣實心於擢髮數罪之書失性於天地翻覆之日無復立朝從仕之望輾轉流落朝夕且盡不意扈從諸臣俱受賞加而臣名亦在其中臣始焉驚疑終焉慚懼方駕往山城也大臣執政皆勸出城而臣以死守之義敢陳榻前臣罪一也降書文字所不忍見臣手毀其草痛哭廟堂臣罪二也兩宮親往虜營臣既不能碎首馬前病又不能隨行臣罪三也負此三罪尚違刑章豈敢與大夫之終始

執羈勒者同蒙恩數也夫以千里為籬人役古人所著每思先王奏文萬折必東之意不覺涕泣沾衣也○禮曹判書李女訥卒女訥字子敏號東岳進廉左相符曾孫朴閔真外孫幼稱神童出試津宮人謂是總角不可當宣廟手書名御座十八魁發解歷兩館提學在郡遭宣廟喪期望哀哭郡人感動而後具夫人財產甲一國公好施不倦名為素封而困厥擗然人或疑其踈於家政公憫然曰吾非放誕不事顧先業田丁甚廣若欲整齊幾如一郡治也吾出理公務入討文翰何暇治此乎立朝以來國家多故每低徊宛散未嘗忝一橫議迎一匪人及末年慨歎時事至於流涕曰事已無奈何但勿付和議以全名節而已少時讀書必以萬遍為率曰書不萬讀文不入神我惟我祖容齋公是師焉為詩沈思精意

蘊蓄以發之猶恐不完美徧示知友必待章妥句適人、厭服然後乃已故故篇：鍛鍊如千百首選一首清陰銘之曰孝子廉任世無異論文苑循良吏同一傳

戊寅十六年南草始於南夷盛於日本戊午年間初來我國張維最先嗜名曰疾破塊其舅金尚容至詰責於榻前厥後人皆通嗜能降食且解魚肉油膩之氣清人尤徧嗜使行時私商無數因此失火清人多燒死汗大怒切禁而冒死買賣南草一握百金以此我國銀貨至賤厥後商人以生種遺彼因為天下通用之物而銀貨不來矣○新豐府院君張維上疏請令子改娶時妻妾之贖還者士大夫無不依舊同居張維獸以為失節之人不可為配以奉先祀厥婦贖還後陳疏請令子改娶崔鳴吉以如此則怨女必多遂防啓維死後厥夫更

為疏請命只許此人勿以為例○八月臺諫柳碩朴啟榮李
焯以金尚憲當南漢出城托病僵卧終不出見扈從賞加封
還教旨職在賓客春官北行初不願從終無拜送請命遠竄
鄭蘊自潔其名不願分義請罷職上既不平於金鄭頗入其
說命削奪尚憲官爵吏判李景奭言二臣所執乃堂正論
何可罪之願平心公聽勿使偏蔽

十七年禮曹請以小學試士遍講四冊精通文義者依陞補
例取十人許赴會試從之○七月禦營廳諸本廳軍以一千
一百餘名為一番間三年一上番從之○慶尚監司李命確
請行大同法許之○遣李浣等率舟師助清人攻登萊戊寅
清有徵師之舉以師不及期驅逐之至是又徵師令李浣林
慶業發舟師五千往赴之浣密使三船至登州喻意于都督

所已

軍門至北汛口與都督所遣兵相遇終日交戰兩軍無一死
傷我卒二人忽投海為天兵所得翌日付一封書還乃皇朝
所賜備言壬辰東征之恩及目今危迫之勢且有縛奴賊以
來則分天下封萬戶等語一日慶業喟然示捲甲啟正之意
浣曰其於貽禍本朝何到蓋州遙見檣帆隱映發砲揮軍天
兵覺而走避時清欲以我師破錦州衛仍欲驅之深入浣故
使糧械腐爛舟楫傷敗後十餘日更令前進登萊浣以船傷
糧乏以死拒之汗曰然則還故甬國浣等遂持半月糧從陸
路還辛巳又發砲手一千以柳琳為將入送是秋又發送砲
手五百以統制使柳廷益為將發近道御營軍點送壬午撤
還金尚憲上疏言自古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國死亡可
忍逆不可為也有漢於殿下者曰人有助仇讎攻父母殿下

必命有司治之漸以王法此天下之通義也今之謀者以為
禮義不足守臣不可據禮義以辯雖以利害言之徒畏強鄰
一朝之暴而不畏天子六師之移非遠計也人皆曰彼勢方
強違之必有禍臣以為名義至重犯之必有殃太祖大王舉
義回軍建二百鞏固之基宣祖大王至誠事大被壬辰拯
浴之恩今若棄恩忘義忍為此舉則縱不顧天下後世之譏
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何以使臣下盡忠於國家哉○大司諫
尹煌卒煌字德權號八母夫人嘗曰於吾意無所拂於吾言
無所忤無一事貽吾憂是子也真孝矣甲子臨津之潰言者
只論副將韓嶠等公責其不論罪首或曰以公之力能殺延
平乎曰當論其可殺與不可殺不當論其能殺與不能殺也
乃與李滌上劄請正王法丁卯去郟請斬首倡邪議人又陳

親征扼江之策又上疏曰今日之事名雖和宗則降也上大
怒命姑先付處仍政院啓還收持平趙綱陳其可與日月爭
光丙子春以大諫上疏請大警動大振作曰臣前日請停廟
樂者以廟樂已撤則御膳必不求甘御衣必不求美內帑內
需不得不齊宦官宮妾不得不減進上可罷貢獻可除推此
以往百為浮費一切蠲省而轉危為安在此一著也今日蠲
存之策只在保民與養兵御供祭享一倣中朝之制罷外貢
而市買以用如太官之甕蜜漁箭尚方之織造工作并皆停
罷宮嬪板房用復古制此外凡所以節儉省約者皆自聖躬
始內而勲戚所占公田山澤之利諸大小私奉之濫一畝之
度支外而各營列邑暴斂冗費苞苴饋獻之類次茅厘葺則
財用有道而民得蘇息矣臣聞八路墾田五十餘萬結度支

歲賦未不下十四萬石恒費居三之二用其仍以代常貢必有餘裕稅外凡徭既盡除然後一結田賦五斗米一疋布以爲養兵之資食不足患矣又取諸道軍額簡其精銳擇其將領勝兵可得七八萬兵亦不足患矣丙子虜使以蒙古來要我兵尊虜爲帝太學抗疏請斬玉堂繼之虜使逃還又上疏申前說又劄請自宮掖以至公私賤芥十萬兵焚江都行宮進駐平壤以示必戰冬虜騎薄都從上入南漢上書廟堂言城中見糧少而城底兩倉多積請令朝士有奴馬者及衛士就兩倉分給料料使之自馱又急遣數百疋馱來武庫兵器體府然之而不能用朝議將送斥和人公自首請往上曰某曾以予爲降又請焚江都今如此皆某以言識之也遂編配永同常曰使國事至此皆余之罪衣衾皆用縞素一如居憂

者常仰屋咄嗟宥故尼城墳菴謂諸子曰豈以老戒之故苟趨榮遂已卽感疾遺戒父妄論時事得罪君父歛以常服不用公服有棺無槨葬於先隴勿爲石物只樹短表書曰某人之墓可也宋尤菴壯之曰公自丁卯以來愍憂危傾不遑食息必以芥禁錢調內帑爲言必以鑄省衛赴邊城爲請力陳棄江都駐平壤之計然汲汲於節用蠲賦以紓民力至於所謂天朝不可負皇上不可期此則天經地義亘古亘今之大倫大法而春秋以來至於朱子所以維持防範於天下者也公自信愈篤初芥於戊辰而見阻再論於辛未而未售及國勢已去不復可爲之後猶且係心眷顧尚不少淪慷慨流涕懇切反戾以終其身至於屬纊之際尚有清中原浴此江之吟非其稟賦之正持守之確烏能及此

庚辰

十八年兼司書鄭雷卿賜死于瀋陽雷卿當世子此行自請陪從至是我國有送納梨柿於清皇鄭命壽改其文書減取其半又出來本國時有銀貨等物載來事命壽本殿山官歿深河之役被擄入

北為通使居間用事雷卿與司書金宗一院吏姜孝元密議

與漢人之投虜者結約欲因此除去鄭命壽金元屎等龍馬

先知之大怒囚雷卿於別處先殺漢人而以次詰責我國不

得已遣宣傳官賜雷卿孝元死宗一拿來謫盈德以不知也○

清人囚前判書金尚憲於瀋獄先是領相洪瑞鳳吏判李顯

英都承旨申得淵叅判朴潢之灣上也瑞鳳以曾判山城約

用人得淵以林慶業處送夫馬時得淵怯於龍馬嗔噴出見

鄭命壽哀乞命壽曰若言橫議之人則可生得淵即書給金

尚憲曹漢英蔡以恒以恒昌成士等三人初龍胡聞尚憲事

使之入送備局行賂得免催督及聞此語促此三人使之兼

程八來到灣上龍胡等引入詰問尚憲負人而入偃卧不

屈龍胡曰汝之國王出城也汝何不從乎荅曰吾以老病不

能運步所以不從龍胡曰不受職名何也荅曰以吾老病朝

廷初不授賤而吾乃不受云耶從何處聞此說乎龍胡曰勸

王不許舟楫何也曰舟師之不許吾雖勸王不用吾言且君

臣間私相告語之事他國之人有何可言之理乎梧木道等

將胡相願曰最難老人矣領入瀋陽拘留別室得淵亦囚尚憲

之北行也上遣中使賜以貂裘論以非便未果相見之意尚

憲上疏曰臣言無少補身有遠行過都城國門還阻私心

耿耿徒增感慕不意淵衷曲體微情內史臨行天意惻怛珍

裘入手煖意回春若登螭頭再覩天顏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八月賜正言朴長遠米布長遠曰月課反哺烏詩有曰士有親在堂貧無甘旨具林禽亦動人淚落林烏哺上問長遠有徧母曰情見于辭令人感動令該曹賜米布

十九年大提學李植上劄曰我東文物人才莫盛於宣廟之世雖守義遭亂既崇而地天心克享邦域再奠斯莫非聖人殷憂之所啓而簡策所載宜莫詳於此時不幸瘠朝間之奇自猷為摠裁而李爾瞻朴健等專任修撰陰削舊錄自加誣筆是非名案莫不顛倒至其末年所書則敢爾滓穢日月之明掩蔽天地之大與章蔡之誣宣仁同一姦軌尤非臣子忍所言也反正之初李粹光任叔英等即請修正聖旨允俞而國家多故有司惜費因循忽忘以至于今每經變亂則史庫遺文及野錄家傳之書湮滅殆盡今又老成掌故之臣死

瘠散在朝者無一二若經數年則如臣等亦次茅就木耳目聞覩便成異代而誣史遊行矣豈非臣子無涯之痛哉及此野言家錄未盡散亡委定文學博古之臣堂上堂下三四負皆以竊職兼春秋而大臣領其事就一閑處開局首先訪求士大夫所藏記錄而外方則以都事兼春秋博訪民間聚集上送取其不謬乎是非名案者以為一類又取名臣善士碑誌狀傳各倣司馬光百官表朱子名臣錄以為一類又取先朝名臣大儒文集有關於典章者依祖宗朝著述并藏史庫之例一體付傳則庶幾一代典刑尚有徵於來許也大臣謬皆以植言為是崔鳴吉請委植在家撰集植固辭春秋館啓請就一空宇與僚屬會議速完從之○七月平安監司鄭太和請依用城府例設陞補於本道許之○八月光海君卒于

汴州丁丑出城後自喬桐移配申景禎具宏申景瑛申景禔
洪振道移書喬桐水使申景珮使之善處景珮不從至是卒
訃聞上撤朝進素膳三日禮曹啓自上內間一次舉哀百官
變服會哭等項大臣議自內舉哀容或一道而百官變服等
語恐難輕議恭裕後率郎官中使護喪各道監司陪行奠獻
之具令本道精備本道監司進駐海岸檢飭諸使遣都承旨
韓亨吉致祭禮曹請葬以王子君一等禮特賜長生殿梓宮
易棺改歛賜光海女子田宅減獲俾主其祀三年內饋奠節
日仲翔祭需自官備給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劄曰臣伏見禮
曹議其論光海則曰積失人心謂殿下反正則曰遜位人君
之惡只在積失人心則其可瘠之耶遜位二字豈可用於今
日之反正乎光海自絕倫紀得罪宗社特一獸夫耳今其死

也美其衣服厚其棺槨有何不足而必欲待之以舊君喪何
也擔軍之白布巾倣於何禮百官變服會哭行於何喪必誠
必慎之語用於何地歟伊呂周召大聖人也何不以此用於
桀與紂之喪也然則今日之禮官反愈於伊呂周召之聖乎
伏願拿問禮官以定國是答曰禮判事意在從厚斷無他腸
也○十二月清出送金尚憲等拘留灣上是年正月尚憲等
到瀋陽質可王與刑官三人及世子坐刑部詰問尚憲對如
前且曰爾國之事以吾言不得成者有之耶辭氣凜然鄭命
壽亦敬服傳於刑部時改爾國為此處冀不激怒也次問申
得淵曰夫馬啓辭止之何也答曰龍將在灣時我國以夫馬
難於致遠為慮欲以刷銀入送吾以不為稟定上國徑先送
銀為未安畧陳所見豈有橫議於其間乎次問曹漢英曰爾

有何事陳疏于答曰國王久在調攝中故請於卧内頻接大
臣講論治道萬一橫議則自當退居畊田而丁所赴舉登第
舟師之時身為兵郎與調軍兵其他無意據此可知次問蔡
以恒曰爾以何事陳疏于答曰我國計田出沒而量田後例
馬等役比前倍重故疏陳其弊而已更問申得淵曰曹蔡所
言何以與爾言相左答曰此是吾在藩時事只以傳聞告之
疏中事意宋末的知命壽瞋目叱之刑部官人告質可王
與諸人相謂曰金也果是望哥：：因歎噴不已望哥者清
語極難之稱刑官出曰四人之罪一樣當死申曹兩人號訴
曰吾有立證之事可知其冤強聒不已得淵又懇命壽曰願
令公活我尚憲告諸人曰即刻當死之人雖哀乞得生子顏
色不變舉止自若清人亦噴：：稱以金判書而不敢名焉押

四人還送北館牢囚益嚴當初押入時四人等項加鉄鎖合
結兩手尚憲如前負人而入得淵亦負行則胡人稱以犬子
而以杖打之至是尚憲病重殆不救前師李景奭百計善蓄
密陳春宮往復於胡將清主乃許令前師領五人四人及出
義州拘置出來時若值險隘領來胡將必下馬扶持所乘之
車上怒得淵之中路走還得淵之赴濟也中路逃匿又命連
往則又聞角舞意清差來走入林
因行賂得免後被再徵拘留人言尚憲潢之入來雷卿之死
皆由朴魯之修隙而有喉云尚憲等癸未放還
二十年二月賜日本國社堂扁額日本為其祖求福新建社
堂於日光山家康廟傍窮極華侈遣差倭額得宸翰及詩文
為扁額誇耀國中流傳萬世上不欲孤其望命義昌君珖寫

午壬

額曰日光淨界李明漢序李植銘吳竣書金瑩崔鳴吉洪瑞
鳳申翊聖李聖求金蓋國等作詩以賜之○四月藝文館主
薦無人命以曾經史官別兼春秋應薦○殺前義州府尹黃
一皓崔孝一者州之大豪也嘗受罪林慶業全家浮海故明
朝為把摠時以書相通問本州諸豪將以送船迎諸豪、
則將盡殄一州士民縛取府尹李敏樹泛海內附約誓已定
鄭命壽突來見道伯鄭太和大說出一諺書赫蹄其中一款
乃前府尹黃一皓亦歎服爾之所為曲護親黨云而列書與
孝一同約者三十餘人曰急補此究民至是清差二人直入
閩中與上驛人語仍納崔族諺書而崔族之名在書中者拿
來捧招後清差使本國照律右相姜碩期欲律以絕島安置
領相李聖求左相申景禎直以處斬擬律於是兩差及鄭命

壽出坐南別宮門外百官列立後一皓及崔族張厚健等十
一人一時斬殺一皓就刑時舉止從容畧無怖色一皓判書
慎之子為人慷慨擔當國事人皆惜之○吏曹叅判鄭蘊卒

蘊

字輝遠号相溪
兩司諡文簡

幼受學於鄭仁弘戊申上疏不得已隨叅

壬子以是策勲陳疏力辞家貧早孤畊釣養母臨海之獄抵
書仁弘責以勸主上臧天顯之親始貳於仁弘癸丑獄起責
爾瞻於众中復貽書仁弘請救大君瘠任仁城之荼力主全
恩丁丑南漢之變晨起痛哭正衾枕而卧拔刀刺腹侍坐者
開衾刃沒腹拔刀鮮血迸流氣絕良久復甦南故許眉叟狀
之曰公初就獄時有一老嫗當路祝曰天子、、願使賢人
無死於獄、卒亦相戒加敬及出獄都人聚觀喜公生而悲
公謫也嬖孺至翻公疏家傳誦之大靜風氣與中土絕殊公

咄：曰宜負罪者居之自號鼓。子時宋象仁李瀛皆遣謫至此宋彈棊李學琴以暢其一鬱而公常讀書上自殷之末世下至南宋其間聖人賢人之困厄憂患不失其正者凡五十有九人輯為德辨錄以自省作圖籬望北斗詠白雲之歌聞者悲之既出鬚髮盡白涉海乞先就老母夫人年八十餘見者莫感歎泣下大夫人曰今日乃得見吾兒耶執手笑與語不一見遠別悲思之色人賢之曰有是母然後有是子以司諫入謝因言曰禮悼典耄雖於其身親犯其惡不加刑焉鄭仁弘八十耄荒之年被極刑死恐傷聖德又以平日師事罪人自辭扈駕南漢蘊自必死鄉人有曾請銘者即日構製使孽子傳給其人又題詩及贊：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正其時陪輦出降余宗恥之一劍得仁視死如

故詩曰生世何嶮巇三旬月暈中一身無足惜千乘奈云窮外絕勤王士朝多賣國凶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砲拜四芥如雷震冲破孤城士氣汹惟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芳屋號從容以刀刺腹流血滿衾尚不死羅萬甲往見笑謂曰古語曰伏劍以死伏劍則犯五臟伸則五臟不犯今而後始知伏劍之義御醫視之曰今雖天幸回生後必成血癰難救公之歿也果然○備局有司堂上宣廟以來三堂受點始為草記啓下○御營大將自前兵曹單望啓下始有備局三望受點○崔鳴吉自潘獄還李焯伏誅金自點殺林慶業初鳴吉謔將丁丑被寇事情移咨都督陳弘範冀達天聽久未得報會平兵林慶業捕得謀僧獨步蓋以我人往依洪承疇幕下者也具奏咨付送令平安兵使林慶業裝送涉海傳達得

回咨有曰貴國苦情天人共鑑及李焯為宣川府使潛商事
不請人執囚將殺之焯為倫生計託本國陰事乃言崔鳴吉
遣僧通信南朝李敬輿不用崇德年號申翊聖李明漢亦為
南朝守節遂并被執囚于瀋館經年乃釋又送焯還上命誅
焯慶業亦以裝送獨步事為焯所訴被本國拿送慶業路適
浮海向南京至登州依主將黃宗藝未樂為裨將馬登所誤
遂陷虜中誘降終不屈高其義檻送本國委官金自點挾私
憾而殺之本傳曰林將軍慶業字英伯居忠州達川少以弓
馬為業大丈夫三字常不絕於口亦好讀書慨然自歎曰吾
稟天地之氣不為物而為人不可為婦而為男子惜乎生此徧
那將拘束而送一生也丁卯虜變朝廷與講以却其兵將軍
時不甚知名奮曰朝廷與我精砲四萬則將往殲彼虜洗兵

鴨水而故耳崇禎丁丑虜以我王世子入瀋陽又執斥和人
洪翼漢以去將殺之沿路守宰恐懼莫敢與語將軍時為義
州府尹出迎執手曰士大夫死得其所難矣公名將與泰山
北斗爭高矣供奉甚豐資送極厚談笑送別無嗟傷語時虜
首聞將軍名必欲用之擊檄島及西犯必使朝廷為將而送
之將軍以計誑虜一切墮將軍計中而不覺也至蓋州海
中與天兵相遇虜使其親信者數輩同載一船以察事情將
軍亦隨機出奇方其戰時使砲兵密用士九天兵不矢亦使
故不及兩軍無一所傷將軍忽使善水者二人佯墮水潛傳
本國忠悃於天將仍通虜人機密情形一日喟然謂同志曰
平生素心正在今日蓋以犯愆為至痛極冤欲投入天朝也
或曰豈不好乎奈禍及本朝何將軍遂歎息而止始虜所恃

為西犯計者以將軍也及見將軍屢戰輒退遂為退軍計使將軍由水路故國蓋不欲我師涉其境也將軍曰我之思敵一日為急豈不欲由水路速故舟楫皆傷敗又無見糧不由旱路無以得達虜將信之遂由虜地而敗既而虜追覺其見欺又潛通天將事不露脅我朝執送將軍：聞即束裝杖劍乾道歎曰天生男子必有所用今乃乾死於虜廷予遂於中路逃縣虜聞之益怒詰責本朝大索終不能得將軍往來江湖間或與商賈襍作或混跡僧徒或出沒城市而人莫能知也得商船潛入大明地為天將而任用甲申北京破虜人入據而天下為其區域將軍遂被執抗節矢死虜終不能屈遂付本朝使价出送身猶漢衣冠而頭不剃矣時賊臣金自點當國殺之臨死大言曰天下事未定不可殺我矣因死國

人無不義而哀之洪公以斥和招兵又畏虜人不敢慰問獨將軍深加嘆賞喜其死得其所其義氣之相感如此其後將軍之所成就尤卓犖奇偉求之古今罕見其儔孔子作春秋垂法萬世自獲麟以至於今二千年讀此書多矣能知大義炳然者蓋寡矣今將軍以海外陪臣尊周一心終始如水雖以虜之凶暴終不能屈可謂千百年一人而已賊臣之必殺而後已及如三學士之大節天下皆聞之而許積斥以非義士獨何心哉

右卷換△顯廟同三學士事許積以喜事釣名為對上曰事係天朝大義當如是况終殺身成

謂不可名萬曆庚申拜小農權管遊大池邊有牯口舍長物而

出脫衣投之蛇驚入水數日又舍短物而出又解衣投之蛇置物水邊因忽不見乃一短劍也銘曰三尺龍泉萬卷書皇天生我意如何山東宰相山西將彼丈夫兮我丈夫丙子守

義州擊殺虜之驍將要魁及赴援錦州扣金不夫去九放銃
天將潛遣畫工畫像而去故拜黃海兵使金自點誣以器遠
之黨慶業就拿中路逃脫變服為僧至龍山結船人李武金
乘舟泊和州崇禎皇帝賜銀三百紅錦貂裘一領登州都督
黃宗藝請留共守時有劇賊據海島慶業請得壯士八十人
旨酒一瓮誘賊入舟中醉縛而還宗藝大喜待以師禮有副
將馬和周降金宗藝夜逃而一府皆從虜慶業不能獨立亦
棄走為虜將荆山所執終不屈金汗義而故之囑以勿殺自
點奏即拿來撲殺上聞而驚惜遣承旨諭其尸曰吾無殺爾
之心而治獄者誤之幼與羣兒戲必累石為管揭草為旗作
戰陣狀自為帥而羣兒受約束不敢違丙子守義州斬虜將
要虛攬香山僧申歇得其死力薦于崔鳴吉具奏聞及咨報

抵洪承疇凡三次始達華人稱以獨步後承疇降虜告其事
李桂又泄之虜令執送慶業至金郊以命至檜岩寺為僧與
僧小明智明出沒關東西得船商李武金買舟西入行數日
脫僧衣劔手立船頭大呼曰我林將軍也將入天朝報壬辰
恩不從者劔斬衆皆跪曰唯遂入登萊乙酉被執先是沈器
遠獄慶業辭連及故遣禁中詔拿來上知其冤欲活之既上
聞而遽死自點殺之也其妻拘藩自刺死兩騎馬能千里後
入太廐園人指曰爾旧主死矣馬即低首流淚長號一拜而
斃○右議政姜頌期卒頌期字復而号月塘謚文貞 耶贊之後庚辰生
七歲與群兒游一兒墜深坑中群兒皆散公曰吾輩若散此
兒將不得活仍令各解衣帶連結而投之使兒得攀出十八
學于沙溪築室黔川墓下鑿方塘月夕杖屨逍遙號月塘以

此也戊午庭請收議皆不忝丁卯亂請斬姜弘立前後追崇
入廟堅持正論丙子奉嬪宮入江都城陷嬪宮三刎而甦公
亦三欲自決為嬪宮挽止庚辰拜右議政光海喪禮曹啓自
上內庭一次舉哀百官變服衙門會哭等事公議曰光海得
罪倫紀自絕于天殿下篤親之誼竟終其天年特遣礼官
中使護喪以來今自內一次舉哀容或一道而至於百官變
服大義所在恐難輕議壬午六月卒早從汝溪潛心性理尤
好禮學臨絕諄如夢中語皆國事前一日櫛髮與面更衣
正冠而坐正寢曰吾死當在明日吾平生無自愧於心者不
幸得浮脹形體已瘦將不得全而故之此為恨耳所著疑禮
問解一部藏于家

未癸

二十一年兵曹更卒冬月常露死多凍死兵判李時白始編

景為大籠

引

以死之自是無凍死者○平城府院君申景

禎卒景禎

字君受武科靖社

禎之子幼氣岸魁傑游戲

必為群兒首不喜書長老憂之砒笑曰自當遠到矣以死事

孤除宣傳官從軍多殺倭光海政亂慨然有匡復之志嘗出

牧安州往舜太祖於潛邸仁祖親授寶劍曰叔仁祖今遠行

謹以為贈即下庭拜受君臣之義已定矣反正即拜工議擢

兵判兼訓局扈衛捕盜大將卒之日大星晝隕禎以御服為

人雄勇沈毅嚴威懾恠望之知其為龍虎變化傑魁人也仁

廟稱以長城雖不用力於文字而奏咨辭命輒指曰某可添

某可刪則詞掖諸公皆退曰然矣位雖通顯常自戒謹兄弟

友愛衣食與共上嘗幸曰宮招見私親而獨不肯曰人臣敢

私謁于鄭經世間而賢之前後使虜人必稱大將軍不敢

縱視父子兄弟聯登勳府啓封列戟殆十餘人家法整飭男
僕不入中門子弟不敢以褻衣現闈門肅然若朝廷焉○判
中樞金時讓卒時讓字子中号荷潭書狀還言虜勢寢張
遠竅不可恃海行不可忘辛亥掌全羅試以試題譏刺君上
拿鞠竄鍾城接關西數日邊吏告金兵數千來到江公曰此
必金人欲漢人者不必上聞後審果然毛將會衆軍門于寧
遠公承命往餞密言于接泮洪寶曰毛將此行必不返居穀
日宣川報某日軍門誅毛將云上嘗問劉興治事對以窮賊
非投虜則無佗矣無何興治叛投虜沈世魁等合謀誅之丙
子抵書時宰曰不出今冬必有奴警兵不先辦何以應猝其
冬虜大舉入寇遂有下城之恥丁丑上還都特召強疾乘舟
入京劄陳敗軍將即軍中誅之義於是諫官不金度徵姜晉

所按律之請趙龍洲曰公記性天得淹貫諸史旁通傳記至
於歷代制作憲章文物吏事則皆了了阿睹中朝廷得失邊
圉機變先事候情動中其竅公可謂異人哉嘗奉命巡嶺南
罕一鄉所縛刑板霄露將打有人突入身戾鄉所上乃公女
婿李道長而鄉所即李叔父也公叱曰吾豈因一女婿齊國
法乎其北謫時携所幸妓而還生男使屬正兵歲納身布曰
北妓之不得離本土國法也我犯法携妻從以產子心常不
安故係之軍籍而納布所以贖吾罪也

二十二年三月大明以流賊李自成陷皇京毅宗皇帝殉社
于萬歲山壽皇亭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引清兵討殺自成清
人遂入主中國是為清世祖改元慎治○沈器遠謀叛伏誅
器遠以靖社勳為左議政兼守禦使貪婪無厭大憲洪茂績

中甲

欲彈劾同僚畏不應茂績奮然避嫌歷數器遠貪縱負國之
 罪遂免相器遠潛畜異畜以其腹心壯士集置扈衛與廣州
 府尹權滄連謀不軌禍機甚急其幕下黃憲李元老等告發
 訓鍊大將具仁屋仁屋夜馳赴闕下部分將校譏捕賊黨器
 遠率其徒欲作亂仁屋叱麾下壯士縛器遠及其徒十餘人
 鞠誅之策仁屋等八人為寧國功臣○東陽尉申翊聖卒翊
 聖字君奭號樂全希又東領相欽長子自幼奇邁奕奕有拜
 十二尚貞淑翁主府母議起不叅庭請不猷議適疫時禪服
 從戎會天黑道相失倉卒事多危疑公承微旨馳往江商奉
 回慈駕張豁谷拱月沙謚狀曰上命公扈慈殿中殿東宮先
往公與右相申公欽迨至楊花渡奉還衣履亦有云而南
漢記事則曰大駕先出慈殿歸不到南門外慈殿回駕命侍
衛者急向委頭江上器諸臣皆落後稱永安尉洪元陪行
時適兵自西來朝夕入城事極危殿莫測其端上到銅雀始

聞其報亟命李公廷龜

丙寅姜天使來承命餞慰于西京文

苑之選也追崇時上問公對曰可為而為之孝也不可為而
 為之非孝也扈從南漢上劄言世子圖本決不可許請焚虜
 書亟定戰守計又入對言中朝不可絕檄甚不可攻國寶不
 可送辭氣激烈潸淚被面天顏慘然首領而已辭病不書三
 田碑篆以賊娃之訴被拘藩館賴世子言事遂已疾亟令子
 弟執筆書劄進皇極經世東史補漏年五十七卒公魁顏羨
 髯威儀燁然作事不帖細碎大夫人病斫指進血文貞病
 親自吮疽玄朝四十六年誠心奉國不以出位為嫌時或露
 章抗言蓋其天性然也所交游皆一時名勝人也比子晉宋
 晉卿攷證四禮多所折衷人有度札輒來質焉晚悟邵易象
 數之奧補入東史旁通九流古今文獻國朝典章尤所辨博

文章鴻暢朗俊書法小楷駁二王兼工八分篆籀一時金石以不得公書為愧○四月右議政李敬輿奉使瀋陽清以敬輿前有罪雖已赦不待許用徑進職為相拘幽不送絕水火者數日乃令副使洪茂績還報使事○以宋時烈宋俊吉為持平

二十三年三月王世子與鳳林大君還自燕京清已畧定中原入都燕京大赦還世子大君及公卿質子所拘二三宰臣○四月王世子卒謚昭顯世子喪禮無文可據初因上教三日入棺隸書銘旌以世子之柩勿設散官守廂官以宗臣都正為之罷春坊衛司引文獻通考大明太子喪百官齊衰十三日而除繼用大臣議改以暮喪及考宗錄更為烏帽烏帶七日而除兩司合啓請依前定暮年之制李景奭李植李際

百乙

等亦上疏請百官白袍烏帽卒哭而除以應各衰三月之義議大臣更以各衰三月輔德徐履祥等上疏請百官定為暮制銘旌更令禮官務得至當禮曹啓銘旌加謚之日改以靈柩禮曹服制式傳曰自上服制當除於小祥何以三十日服盡磨鍊耶禮曹回啓今此服制自上服暮三十日而除服後以木綿團領等服色通前三十日而除事一依仁烈王后喪磨鍊傳曰依百官服制勿為給暇之規宜矣回再啓傳曰妻喪服與長子服相同與否考禮稟處三啓宗錄所載三十日之除雖與古禮有異此乃先朝已定之典傳曰公制之禮為先行之及考茂州宗錄則三十日而除外更無可據之文傳曰然則依古例為之玉堂請定三十日之除百官從服暮年領相金瑬左相洪瑞鳳議懿敬世子之喪議禮之臣為一代

之制慎懷世子之喪一依無改遵行祖宗制憲恐不至大謬也判府事李敬輿議今欲復三代之正禮復洗千古之累習則豈不在聖明斷臆行之依領左議施行案錄中懿景喪河原君鄭守忠為守墓官慎懷喪文臣姜暹為守墓官而今以堂上宗室守墓未安議大臣以為行之已久到今脫服大乖祀法依議施行銘旌依案錄改以梓室宮官服制因吏礼曹啓不為番宿則與百官同時脫服因弘文館啓事引晋惠帝懷愍太子官屬轉為太孫官屬元世祖太子卒張九思抗言勿罷詹事院故例大臣亦為世孫冊封不遠現任官官似當叅酌傳曰仍在無益有弊姑罷○六月命招時原任大臣贊成叅贊六卿判尹兩司長官承旨李之恒玉堂洪命夏入侍上曰予病愈往愈重而國本未定元孫幼弱不可待其長成

卿等意見何如領相金瑬以守經為對上曰不但予病國事日益艱虞兩大君中欲為擇封耳洪瑞鳳曰創業之後世守宗統今日聖意以宗社為重小臣不知所達領樞沈悅曰莫重宗統不可輕議上曰洛興之意何如金自點曰自上必有深思遠慮莫重之事不可持難惟在聖上斷行判中樞李敬輿曰世適承統古今常經能守經則雖在艱危猶可持也苟或輕於用權事失其序則禍機之前自此生矣元孫係望已久一朝易之則反經失序惟此為大臣恐人心波蕩矣常經之外更無所達李時白以守經為對李景奭曰國有長君雖曰社稷之福無易樹子是亦古訓常道之外豈有他哉李德洞許徵李植金壽賢金堉鄭太和呂甬徵皆曰惟在聖上與大臣詳議為之也金瑬曰羣下屬望必有所在聖上豈有一

毫愛憎於其間乎上曰卿意與同矣今有二大君年長者必
愈於幼冲之人李敬輿曰自古以冲齡嗣服而能成德保邦
者亦非一二易儲之事不可輕訖今元孫已過就傳之年果
若不堪付托固宜論其不可之狀使中外咸知聖上為宗社
大計然後擇長且賢以為嗣乃可也今聖教雖如此群下何
敢輕易訖定乎上曰今有二大君大臣擇定可也溼曰如以
年長為主則意者以長為序可乎瑞鳳曰知子莫如父此在
聖上耳溼曰上意既定則當在群臣所聽明白下教可也上
曰鳳林大君封世子敬輿曰殿下此舉若以私寵或以譏間
而不則臣雖疲劣忝在大臣後寧以死爭之今殿下欲為宗
社擇嗣此臣所以不敢苦爭也○九月冊鳳林大君為王世
子世子涕泣再上章辭荅曰志定矣詢謀僉同惟汝之賢爾

無苦辭敬守道心○羅州牧使李更生為官吏梁龍漢所刺
殊死不絕監司尹鳴殷以更生積失人心致此變請罷職上
曰賊徒未鞠先罷守宰不可命勿罷遣敬差官張應一鞠其
黨并誅之○龜川君晬卒晬中宗曾孫壬辰陪東宮除宣傳
官光海亂政晬慷慨語錦山君誠胤曰吾等與其死於奸臣
之手寧死於國事處置家事與宗室十九人抗疏伏闕被逐
竄癸亥復官爵常於朝行望見賊適語人適相甚凶必不善
終上宴宗親、執爵稱族丈而不名七十七卒識見高名言
論英不好賢樂善得於天性嘗與諸宗作聯金稷常、會集
以修敦睦之義嘗曰宗親不當外交朝貴口不言時政得失
○特命姜文星等分配備忘記姜文星凡姜等為人無識處
事汎濫限數年遠配以為內外保全之地於是文星文明絕

戊丙

島定配文斗文壁江原僻邑定配兩司啓請還收不允

二十四年三月昭顯世子嬪姜氏賜死正月兩司

李明遠金蓋熙柳等

元振明李洋趙細金始

啓曰臣等聞昨日自內下內人於內

史獄又聞錯毒之說回巷相傳不勝其籍。請亟付王獄明正其罪。答曰事涉難明故不付王獄矣。再啓乃允禁府推鞠。御膳在毒罪人貞烈等五人不服。死二月命招大臣六卿傳曰姜嬪在藩時潛蓄易位預造翟衣。借稱內殿之號。上年秋間乘其憤怒高拜。不惡於至近之地。伴人回候亦齊累日。以此顯著之惡。推度其心術。則埋凶置毒。皆非他人所犯也。欲害其君父者。不可容息。於戾載之間。今該府考律。稟處賓廳曰啓古之帝王。處人倫之度者。非一道而父子慈愛之天。固無所不在也。莫重處置。不可與尋常照律之為。伏願深思善

處使恩義輕重。得以兩全。不允大憲洪茂績持平李泰淵等啓請姜嬪降其位。號出置回閣。而還收考律之命。不允。金時蕃任善伯。不啓後。即以停啓之意。立異大憲引避曰姜嬪可廢。而決不可殺也。殿下欲殺姜嬪。先殺臣。然後乃可為也。請速依啓傳曰姜文星文明等。厥妹身犯大罪。渠等雖在遠地。豈有不知之理。拿來嚴鞠。淡皆杖死八侍時金自點曰今此一寡婦。罪惡昭著。只在自上。處置臣之所見。異於他大臣矣。倘忘記當時傳教。謂考律意在嚴其公義。宗非欲行誅戮。以此執言。不亦異乎。若或變生。所忽事。至不測。雖悔莫及。麻出賜死。此意言于兩司賓廳。李景奭崔鳴吉金自點具仁座等啓曰姜氏罪惡。廷臣無不知之。但事係重大。不得不審慎。今者聖上叅酌恩義。已下成命令政院。分付該司舉行。傳曰知道

獻納張應一正言李奎老啓請還收憲府玉堂亦劄啓爭執
崔鳴吉上劄畧曰今姜之罪國人皆曰可廢而金諫所爭只
在賜死則是今之众志允於廢而不允於死也強而行之恐
未免於有悔臣之愚意勉從金諫之請先舉廢黜之典授之
海島丐其斯瀕之命留中不下三月十三日大憲李行遠正
言南重晦等姜氏賜死還收事停啓李敬輿崔鳴吉李景奭
又啓以金恩之說下嚴旨曰大臣等不待批徑退是懟戒也
班首李敬輿削黜引見金自點元斗杓縷、下教行遠等乘
同僚有故獨為停啓礼判鄭太和啓姜嬪教命印冊章服等
物自內收下政院使之燒破十五日嬪姜以四人轎由宣仁
門出送于於義洞本第內人五名隨行使內官宣賜死傳旨
禁府姜氏本家賜死啓傳旨今日之事意在明倫杜患其人

若或罪輕惡小則安忍斷然行法使諸兒日呱、無依乎厥
罪雖重似不可全無恩礼其令該曹叅酌二等礼葬于姜氏
族山祭物依光海例自官給之告庙頒教左相金自點入侍
時上曰聞姜氏臨死出血書遺其子曰趙哥與小叔構戒至
此汝輩長成必報此讎云大臣以下請下禁府鞠問不從四
月內人義貞等自內獄移禁府推鞠七人承服正刑鞠廳請
內人辛生出付鞠廳荅曰當初直言故旣已貸死今若用法
此路必永絕矣郡主保母爰頓承服正法其招有云英玉言
于矣身曰姜政承夫人亦為咀呪入內云鞠廳啓姜母請拿
來依啓二十五日按律府院啓故右議政姜碩期追奪事依
啓傳曰擇定世子人所樂聞而李敬輿對以人心波蕩賓廳
啓辭礼宜俟答而李敬輿倡率出去大臣忘君負國之罪不

可遠竄而止絕島圍籬安置洪茂績不念知遇之恩敢生護
逆之計至欲殺身以救大惡沈膺則為姜益忠意欲合啓并
絕島遠竄俞伯曾趙河閔應協姜栢年南翽嚴鼎耆柳慶昌
李基祚等相繼論救掌令李應著疏請放李敬輿洪茂績沈
膺且言內寵事姑先逆差領敦寧李景頤上疏請與李敬輿
同罰且言今此姜文星等就鞠無君謀上乃是大逆也大逆
是何等大獄而既無告者又非僻連而直以其妹所為必無
不知而鞠之此路一開後弊難防安知誣陷之獄不因此繼
起乎丁亥兵判李時白言李敬輿洪茂績事縷陳救上意
稍解○孝宗壬辰校理閔鼎重應旨疏有曰請鞠辛生者案
是國人之所共言也臣竊謂姜賊之獄出於內間人謂趙賊
金賊案預其事二賊既敗奸計畢露閭巷衆談或以為二凶

奸巧或能上蔽天聽也臣以為此非外人所得知殿下必
備燁之美如或有一毫可疑之端則速宜伸雪以慰九泉疏
入引見上曰姜事爾有何聞知耶對曰此獄出於宮掖人皆
驚感以為趙金兩賊欺蔽而鍊成也上曰此獄孰非尋常之
變則豈一二凶徒所可欺蔽者哉爾以年少之人必不能盡
知其時獄情矣甲午黃海監司金弘郁應旨疏曰臣竊念姜
獄最是可疑者也咀呪之變起於慶德宮移御之時其時宮
闈上下和樂且湛姜有何怨憾之心而為此乎及至姜赴瀆
之後則身在萬里之外使婢僕行凶而不洩其機無是理也
况昭顯卒逝之後則見忤於趙賊別處一殿防守甚嚴雖欲
行凶亦不可得而咀呪之根籍此時尤甚豈非可疑之大者
乎且儲承殿穢物掘取為多此亦可疑若謂之從前埋露則

昭顯未卒之前何能逆覩而行凶既卒之後則曾未幾何儲
位有故彼勢益孤雖欲埋凶孰聽從之至於置毒御膳之說
尤不近似其時趙賊勢震後宮日侍椒房左右前後無非趙
賊之人彼雖凶狡必無可乘之隙此又可疑之甚者也其他
可疑之跡不可彈記而趙賊搆毀於內逆點鍛鍊於外傳會
成獄竟至賜死闔門老少夷滅無遺吁亦慘矣天理昭報
應甚速逆點趙賊駢首就戮而姜之寃狀尚未暴白疏入即
命拿來親鞫杖死已亥復官已亥三月獨對時吏判宋時烈曰姜
獄事人心不平上曰姜之為惡何可盡言謀逆之事內間知
之而已外人何知焉對曰其謀逆之跡外間誠不能知然其
時先王有教若曰埋凶置毒必是此人所為宋高宗以莫須
有三字殺岳飛故天下至今寃之今此必是二字恐未能默

人口也上憮然曰此則予未之思也果如卿言矣謀逆誠無
疑矣對曰金弘郁殿下殺之太遽人心不能平矣上曰予
已定法令有敢言者則與姜同罪此予不得不誅之也對曰
此所以來人言也姜既以逆誅則斯已矣何可尤人之敢言
而設禁以防人口乎此竊內不足者之為故人心不能無疑
也上良久曰以卿言思之果如是矣肅宗戊戌特命姜嬪伸
寃復位跡先時壬辰知經筵趙泰來言於上曰故相臣呂聖
齊妻其祖母被法後呂自請難異此竊寃矣此事若無限制
流弊無窮矣上特命該曹定制又教曰逆家孫女既以勿令
離異定制呂妻使之復合丁酉五月領相金昌集左相李頤
命入侍時金曰呂妻既令復合姜頌期復官似是次第事左
相對亦同上特命復官舉條付標時書下別紙曰予曾閱李

明漢文集至故相臣姜碩期歎羨之曰真賢宰相矣於予心
有所感傷遂吟四絕此壬辰夏事也予若知碩期在追奪中
則特命復官矣待今日予九月德山幼學姜鳳瑞擊錚原情
云丙戌矣祖父文星典第文明榜死王獄丁亥獄事復起叔
祖文斗文璧酷刑絀殞一奴三婢并斃杖下一婢不錯矣而
曾祖母篤老之年嚴刑至於四次氣息奄奄言語不通榜掠
之下不勝痛楚宛轉叫號身掉頭墮則自點方以委官持其
頭槓之狀謂是首服之意逆降歸舜作為承款之案終至伏
刑之境不但獄吏輩傷痛至今問郎之典自點交厚者出語
人曰自點若令終是無天道無何自點就戮今此獄事察出
於官婢辛生之口而兩次設鞫終不并囚辛生使與對質雖
有冤枉何從暴白乎云戊戌三月上教曰予於平日以姜獄

事心常惻然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臨昌子孫之蕃衍可
比古之汾陽則福善之理果昭矣及閱李明漢文集至姜
碩期謚狀知其為賢宰相且於慶德宮高處望昭顯之廟想
其神道之孤單因此三事遂成三絕而首相以復官事陳達
正符予平日之意而猶有所咨且只許復官追改舉條者意
有在也蓋姜碩期妻之被禍只緣其女之故予意非欲只伸
此冤而已大臣獻議時不可不知予本意也御製三絕望昭
顯宮志感曰回頭靈宇轉淒然荏苒流光七十年宮主如何
不并奉世人誰識心常憐於是諸大臣獻議皆主伸冤追復
號位姜碩期夫人申氏復爵致祭姜文明等并復官○召前
承旨金集不至○特設侍講院舊善等官三月左議政金尚
憲劄請博選方正篤學之士別立官號以輔儲君廟堂請倣

宋朝故事通政以上稱贊善通訓以下稱翊善參下稱諮議
從之○大司憲俞伯曾卒伯曾字子先號平剛腸嫉惡出
於天性趙浦渚曰公平生以忠直自任人主所為諸臣是非
國家安危生民休戚苟有所知必言之言之必痛益不以一
毫禍福有所顧慮官卑時言之罷散時亦言之前後所言累
千萬言以是仇惡甚多上亦惡之摧折屢矣然亦感其誠恩
眷甚至

二十五年行令薦法命內外東西班三品以上歲薦可任守
令者三人不勝任薦者同罪著為式

二十六年成均館言故事監試初試圻榜後知館事以下開
坐稱以大輪次聚儒生之未中選者試以詩賦以優等十人
報禮曹入啓直赴生進試蓋慮有遺珠之歎也請遵此禮

從之○十月召賈善金集翊善宋時烈諮議權認乘駟上來

○昇平府院君金瑩卒瑩字冠玉號北渚精社稷體察文汝

幼子晬未能語忽蝶胷蛛網便曰蜘蛛食蝶憎於人異之七

八歲應聯句曰軍拜動天地見者知為遠器反正身拜兵判

尋為吏判專意調劑後輩多不悅力諫追崇長不踰中人而

儀觀魁梧牛溪見於逆旅而大器之小學於牛溪不參齊母

庭請待命郭外反正策勳第一日上召瑩及李貴於便殿

待以家人禮賜小宴顧世子大君曰視此兩人如父兄臨沒

遺疏請敬天怒以祈永命恤民隱以固邦本抑私意以納忠

諫進賢才以重名器上手書以荅曰當書紳力行以副至意

中使馳傳其家則已屬纊矣上素膳五日賜衣衾以殮年七

十八嚴毅豪爽以文章專尚氣力詩律清健朴玄石曰公天

資豪邁兇局峻整又善文章有智畧嘗於庭對策論兵務甚
辨世以為將相材因此雖在昏朝屢入元帥望靖社時推為
領袖以是也仁祖潛邸三幸其第事成後延平諸公每論功
不相屈公曰鄙雖無似嘗蒙主君三顧之禮未知諸公能得
此否衆不敢復言文晦等告李适也獨昇平以為寃屢爭於
上前延平怒曰金瑩必與同謀故如此及叛報至昇平大懼
請亟誅被告人奇自獻等延平力爭之昇平再請而四十餘
人皆被殺

二十七年二月上御仁政殿冊元孫為王世子受百官賀○
三月豐基人秦闢朴之英徐恭一等上疏言穆祖考妣陵寢
在於三陟府黃池芦洞三陟奉化旌善之人往有指點言
之者今慶尚監司礼曹叅判同驗果有馬鬣封三面石址如

丑巳

穡者而終未得標識命本官守墓置戶○上與世子御魚水
臺召李時伯等出內醞上親執爵以勸願世子曰汝亦執一
爵時白惶恐強卒飲上曰先卿之竭忠盡心至今不能忘時
白臣任水原時故覲先臣：：問臣何以為治臣曰近有人
言於某人曰水原日夜治兵人心不可測云人心至此雖欲
盡誠國事其勢亦難矣先臣聞言拿臣下庭曰君父不諒汝
無能授汝重任在汝分義惟當竭盡誠心而已汝身何可顧
也人言何可慮也聞人妄言將欲廢職事耶怒甚且杖之為
族人所挽而止先臣未死之前只知有國今承聖教不勝感
泣上嗟歎良久願世子曰此人我視如股肱汝於異日待之
如我時白感涕而退○五月八日上昇遊于昌德宮之大造
殿上不豫請設侍藥廳以有弊不許大臣承候卧内必冠帶

而見之是日昇遐五禮儀大王喪無大臣近侍入參殮殯之
文只於明宣兩朝行之至是礼官趙翼據古事請令入參俞
榮劄引周禮：記通典所載請從礼官之請上允之遂為定
式王體顏凝嚴德宇淵弘一動一靜不踰準繩性恭儉恒以
侈汰為戒非法服不御文錦夏月服麻布附殮之用紬衣為
多皆平日所製也○九月葬長陵初仁廟定兆域于坡州北
雲川里命為山陵及大喪後大憲趙翼劄改卜山陵上不聽
竟卜雲川里英宗辛亥遷奉于交河邑治○領議政崔鳴吉
卒字子顯号蓮川大提學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而神未
動人語音若出金石白沙許以大咒玄翁嘗言崔雖羸疾精
淬鍊如金玉必為世大用反正初首銓即歷三亞長銓三年
以破朋黨恢公道為己任庶孽通清西北全始憲此和書始

成金尚憲痛哭於朝手裂其書鳴吉拾而補之曰裂書者不
可無補書者亦宜有還朝拜相旌褒忠烈募僧掩骸定贖俘
之佃無過百金慮農牛之疫申嚴屠禁又請復政府署事罷
郎遷全避議岐不果行上見朝議許助兵鳴吉罷相江居慷慨
有詩曰鼓角喧空海接天五千兵甲在樓船山城不死皆臣
罪誰向春風拜社鰲已卯仁祖寢疾而宮中有巫蠱之變蓋
仁穆昇遐後有帛書多不道詔仁廟疑貞明家至是又疑主
家命一戚臣於崔家諭之曰吾病日沉困而可疑之端已彰
不得已將出付外庭治之鳴吉對曰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
若起獄則當日反正之意安在哉且巫蠱事自古多暗昧難
明後數日上果下其事意欲逮治主家婢而鳴吉只啓請移
御別宮拿問官人上特命越次赴燕又於玉堂劄批曰有一

相臣外有大言內慄不直草：治獄終不叅鞠其意難測嗎
吉到灣疏曰臣所以不忍於公主者不敢負先王也不敢負
殿下也使臣輕起大獄甘心於宣祖之骨肉則是誠難信之
臣也日負殿下亦猶是也又引江充李汝事及復論之以此
獄終不竟戊寅得獨步付奏咨入送天朝及洪承疇降虜備
言其事李焯又陰告清人催諸臣置對衆議謂當誘之林慶
業林固等死而公可脫禍鳴吉曰欲立名義於天下與人同
事臨死委人自免非義也遂至鳳城對曰此事我獨主張而
林爲兵使故裝送既非主上所知諸臣亦無與知清人曰崔
閣老事：自當可謂鉄石肝腸初送獨步時鄭太和爲西伯
乃以一律探其消息題以懷仙詞曰雲海微茫落照間眼穿
何處覓蓬山張騫槎路仍多阻徐市樓船久不還易被秋風

欺白髮難從仙竈借紅顏年來無限傷心事窮巷蒼苔獨掩
關在燕獄典清陰白江頻相會嘗典清陰講經權清陰詩曰
成敗關天道須看義典故雖然反夙旨未可倒裳衣權或賢
猶誤經應众莫違寄言明理士造次慎衡機鳴吉詩曰靜處
觀群動真成爛熳敗湯水俱是水裘褐豈非衣事或隨時別
心寧與道違君能悟斯理語各默天機白江詩曰二老經權
各爲公擎天大節洛時功如今爛熳同故地俱是南冠白首
翁與浦渚黔谷延陽結髮定交同爲中興名臣或論事有不
合露章相攻情義無少凌世稱四友谿谷嘗言我典子謙每
當國家大事裁度便宜我或差長而決疑善斷吾所不及：
論禮和議之浚謗訛紛然平生親友亦多侵詆而處之夷然
不以一毫介意金荷潭嘗歎崔相冑中無一點恩讎愛惡之

私

李慎儀

字景則
号石澗

自幼端重不好戲嬉學于閔

杏村以六行薦拜齋郎壬辰倡鄉兵三百勦賊有功屢典令
收戊午抗正議栢棘會寧癸亥反正以著節昏朝擢刑叅丁
叩扈駕卒于旅舍

領議政洪瑞鳳

卒瑞鳳

字輝遠号鶴谷
封益寧典文衡誼文靖

壬申生卜者韓億岭点得彩

鳳飛雲之兆賀得緬世奇男六歲咏猫曰猫鳴驚千鼠叔父
曰此兒非徒文章小人必畏之矣三世湖堂壬子遭岳翁黃
獨石禍杜門屏居以一絕寄申象村有夢倡定風波之句而
申不答乃與金瑩密謀匡濟甲子乱撞破南門鎖導駕至漢
江船在中流呀不應乃令從者泅水取船駕得渡乙亥文衡
丙子拜相扈駕南漢往來虜陣十二次文章早成東岳見其
詩輒彈指曰骨子。嘗贈詩曰昌黎文後益寧詩芝川簡

易公能耕立之語

李明漢

字天章
号白洲

廷龜子母將妊夢

月入懷乙未生十六司馬丙辰文科官吏判大提學乙酉卒
氣度坦夷風骨奇邁公是必詣二尊人而子姓兄弟環侍左
右熙樂燕私接人也盃酒談笑風流映芥為詩天藻溢芥才
情無義文忠公謂詩則過我墨跡道逸駸、唐宋名家注、
赫牘亦無凡筆



